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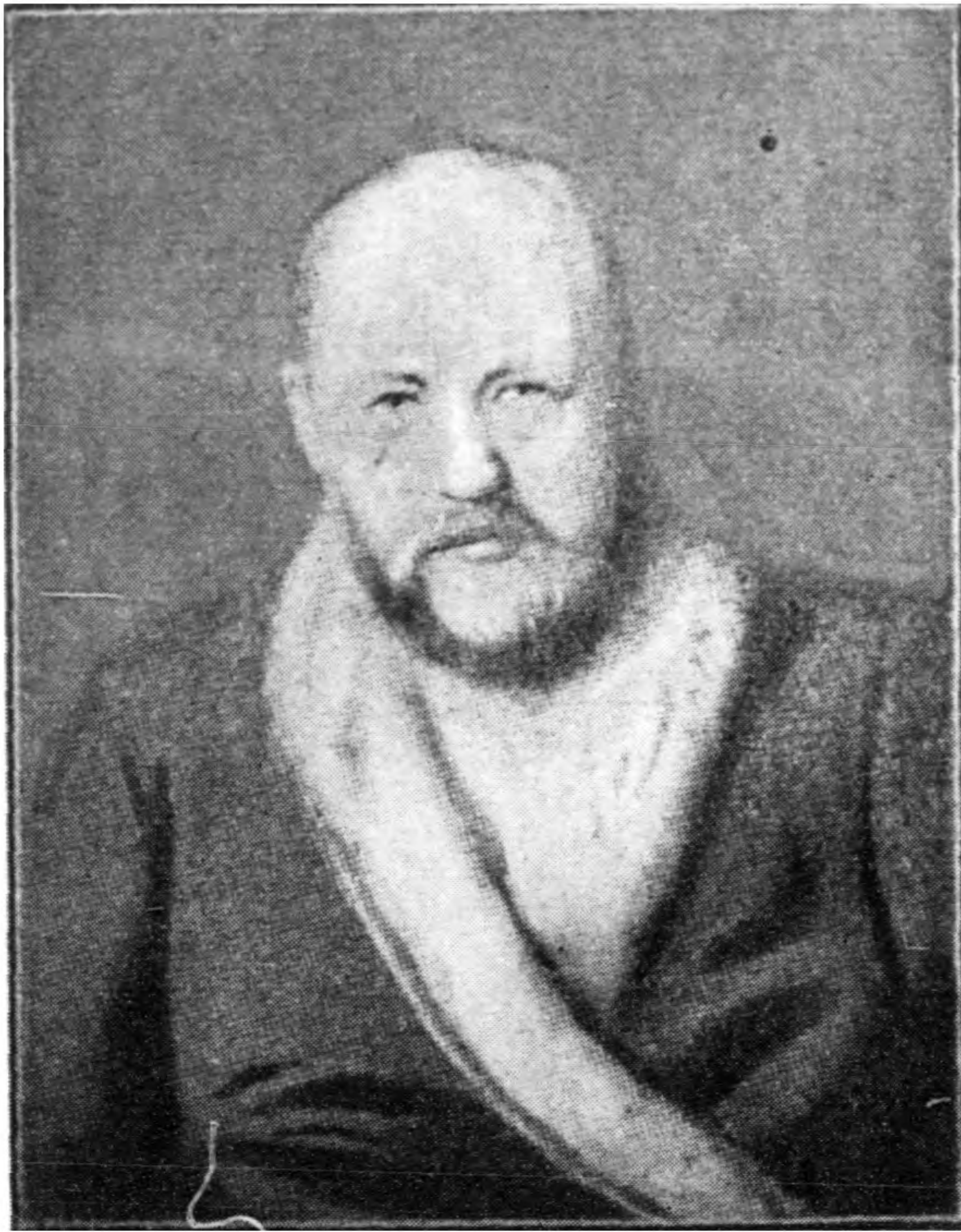
著名劇戲界世

雷雨

著基斯洛托斯奧
述譯 瑛 施



行印局書明啟



基斯拉托斯奧 家劇戲的大偉國俄

MG
I5/2.24
35

前 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前 言

青島福山支路六號
揭木廬戲劇圖書館



3 2285 0445 6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阿史特洛夫斯基 (Oshrovaly) 生於一八二三年，死於一八八六年。他是俄國頂早的戲劇專門家，俄國第一座崇奉寫實主義的劇場就是他創辦的。他受了教育沒有多少時候就喜歡戲劇，一有了閒空就到劇場裏鑽來鑽去，還熱心和朋友們討論。他在離開了大學生活之後，就在一個商務法庭裏當書記官，因此和商人階級非常接近。我們要知道帝俄時代的大作家，大都擅長描寫貴族和住在貴族四周的農民，但是描寫商人階級的，可以說只有阿氏一個人。阿氏在俄國文學史上，所以有獨特的地位，就是在此。

阿氏畢生的時間，差不多全部都消磨在戲劇上。幾乎可以說，他除戲劇以外無嗜好，除戲劇以外無生活。除戲劇以外無別的著作。他專誠致志，從事戲劇的著作和排演，有四十年之久。在俄國的戲劇界上，找不到一個同樣的人；也許在全部的世界上，差能勝過他的，只有英國的莎士比亞吧。在他的戲劇裏，字裏行間，充滿了天然的真摯和仁慈的心腸。這不單在文字裏面見之，就是在他的行事上，也有得表現出來。莫斯科的演劇者，多受過他的恩惠，非常感激他的。

阿氏所做的戲劇，約計有五十多種，都是很適於排演的，其中有幾本久著盛名。頂有名的一本，就是雷雨。批評家甚至於把這一本書稱做「黑暗之國裏的太陽光」(Sunbeam in the realm of darkness)，就可以看得本書的價值。它所顯示的，雖然在這個無動的世界裏，受死道德的支配，受生的無法律的剝奪；然而人類的情感，究未全失。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實在可以當做黑暗中的一線光明。這是阿氏於一八五九年作的一齣大悲劇。它的內容，是寫一個養育在宗教的氛圍氣中的女子，嫁到一個封建勢力非常濃厚，環境和自己的

個性完全相反的家庭裏面，因而發生了無數的苦惱和悲哀。在這悲哀中，她偶然愛上了一個素所愛慕的人，但是環境阻礙着他們不能相愛。她渴望着自由，然而舊勢力緊迫着她，終於不得已向黑暗和因襲的環境奮鬥而毀滅自己。這是一齣女性的命運的悲劇。自然，在目前的蘇聯，這樣的悲劇是不會發生了；但是在帝俄時代，女性還是社會的奴隸，這悲劇的發生是必然的。就目前的中國的社會情形來說，在那黑暗的勢力之下，在那愚昧和迷信的環境之中，這種意志薄弱的女性的悲劇的發生，我們也是不能否認的。當我們看完了本劇的時候，我們也一定要想到，這是描寫中國，不是描寫俄國。

翻譯外國戲劇，頂大的困難，就是(1)情節不合中國。(2)對話直譯太生硬。(3)外國姓名太囁嚅。第一點困難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本書卻毫無問題。第三點卻已有前例，像梅羅香、寄生草等，都將外國人名改作中國人名，好在這只為適於表演，無關大體，本書也採用了第二點的困難，本書也努力克服，然而能够做到如何地步，尚屬難說。但是本劇在中國劇台上表演，卻是沒有問題的，譯者敢作鄭重的保證。

黃深

。登場人物

鮑君良 (老鮑) 商人, 城中的紳士。

鮑文青 (小鮑) 其姪, 一個有學問的青年。

馬太太 一個有錢的寡婦, 和鮑家熟識。

馬奇虹 其子。

馬高玲 奇虹的妻。

馬莉 奇虹的妹子。

阿生 小商人, 鐘錶匠出身, 現在研究機器。

陳少慈 少年, 鮑君良的帳房助手。

蕭炳生 小商人。

費家嫂 旅行的婦人。

梅香 馬太太家中的使女。

此外還有一位帶着兩個僕役的貴夫人, 年約七十歲左右, 半瘋半癲的樣子; 和城內許多男女居民。時地 事實發生在加連諾夫城內, 伏爾加岸上, 夏天第三四幕間相隔十天。

第一幕

佈景 伏爾加高岸上的公園，伏爾加上游的村
景。臺上放着兩把石凳，並且還栽着幾株樹。阿生
坐在凳上，眺望着河水。陳少慈和蕭炳生正在那
裏散步。

阿生 (唱着歌) 『平原平，高山高……』(停唱)

奇怪，這真奇怪極了！少慈喂，老弟，我五十年來，每天
早晨總來看伏爾加河，卻越看越有趣。

少慈 你說什麼話？

阿生 景緻好看極了！精神上快活極了。

少慈 這是真話麼？

阿生 不錯，你看你這樣漂亮的青年人，卻一點也不知
道大自然的美麗！

少慈 唔，還同你有什麼話好講呢！你是一個古怪的
人，你是一個化學家。

阿生 機器匠，我是一個自修出身的機器匠。

第一幕

少慈 那完全是一樣的啊！(靜默了一下)

阿生 (指着旁邊) 看呀，少慈老弟，誰在那裏搖手？

少慈 還有那一個？一定是老鮑在那邊罵他的姪子

呢。

阿生 找得了好地位了！

少慈 老鮑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得着這種地位。他還
怕誰啊！可憐小鮑人太好了，所以讓他老叔騎着他

走着。

蕭炳生 (插嘴) 像我們這裏老鮑這樣愛罵人，真
是難得看見的，狗嘴裏總生不出象牙來。

少慈 你說得太刻薄了！

炳生 馬太太也是一個好貨。

少慈 那位太太至少還掛着好招牌，至於這個老鮑
卻連根壞得透頂。

炳生 沒有人去禁止他，所以就讓他這樣咆哮了！
少慈 可惜我這樣結實的少年很少，否則倒可以

叫他倒楣。

炳生 你怎麼辦法呢？

一

少慈 叫他管一點小苦頭。

炳生 怎麼辦呢？

少慈 約好四五個人，在一條小弄堂裏，請他吃一頓老拳，他就要哭喪着臉討饒了。我們自己也不必加入，只要在旁邊着他們打落水狗。

炳生 他一定要把你送進監牢。

少慈 他想要想，但是要到，所以這個不必耽心，他決不會送我，因為他需要我，這樣我就不怕他，讓他來怕我就是了。

炳生 好像他已經不罵你了麼？

少慈 怎麼不罵他！好像不罵人是活不了的。但是我決不讓他說我一句話，我還他十句話，大家相罵一會也就完了，我決不高興受他壓迫的。

阿生（插進來）同他計較什麼？不如忍一口氣罷。

少慈 唔，你既然這樣聰明，那末你先教他知道規矩，然後再教訓我們罷！可惜他的女兒年紀還輕，沒有一個是大姑娘。

炳生 這是什麼意思？

少慈 那末我倒要拍他馬屁，想點油水了！（老鮑和小鮑走將過來，阿生脫帽。）

炳生（對着少慈）我們還是走開一點好！（走開）

老鮑（對小鮑）你這討厭傢伙又來了！又是想來吃白飯罷？

小鮑 我放了假，當然要回家來。

老鮑 你不回家來，也可以隨便做點事情。我好幾次告訴你：『你不要到我這裏來，』你總是不肯聽，難道你沒有地方走麼？無論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你這個討厭傢伙，你還呆立着做什麼？我不是對你講過話了麼？

小鮑 我已經聽見，還叫我怎麼辦呢？

老鮑（看着小鮑）滾開罷！我不高興同你這個小滑頭講話。（行走）討厭傢伙。（吐唾了一下，便走開了。）

阿生（上前）先生，你同他做什麼事情？我們聽得莫明其妙，你願意住在他那裏，卻受他的氣。

小鮑 阿生，什麼叫做願意？我是沒有法子呀。

阿生 什麼叫做「沒有法子」？請你解釋給我聽。

小鮑 我自然可以說出來。你們知道我的祖母麼？

阿生 唔，怎麼會不知道！

少慈（上前）怎麼會不知道！

小鮑 我祖母很不愛我的父親，因為他討了一個門第不對的老婆，因此我父母便住到莫斯科去。母親說她三天不住在城裏，人便要變做鄉下人。

阿生 這個不對！

小鮑 父母在莫斯科，好好的教養我們，他們在我們身上，花了好許多的錢。送我到商業專科學校去讀書，又送我妹妹到寄宿學校去。可恨兩老忽然害傳染病死了，我們兄妹便成了孤兒。以後我們聽見說這邊祖母也死了，曾留下遺囑，吩咐我的叔父，等到我們成年的時候，分一部分財產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阿生 什麼條件？

小鮑 要我們對這位老叔恭敬。

阿生 這樣說來，你們並不會拿到半個錢的遺產了。

小鮑 不，這個倒還不要緊！他待我們兄妹真刻薄，隨他的心思，來多方辱罵我們，到底還不給我們什麼遺產，就是給，也是很少的。嘴裏還要說這是他的恩惠，並不想到這是我們應該得的。

少慈（笑）這個遺囑立得倒不錯。就說你能够對他恭敬，難道還有人禁止他說你不恭敬麼？

小鮑 唔，他現在有時還要說：『我自己也有兒女，爲什麼我要把錢給別人家的兒女呢？我恐怕把錢給了別人家，我自己的兒女反而要討飯了！』

阿生 先生，這樣說，你的將來很困難呢。

小鮑 如果我只是一個人，那還不要緊。我可以丟掉一切，離開這裏。可是我丟不開我的妹妹。他還想要把我的妹妹趕走，但是母親的親戚不答應寫信告訴我說，妹妹病了。她在這裏怎樣吃苦，那真是不堪設想啊！

少慈 這是自然的。難道他不會待她刻薄麼？

阿生 你住在他那裏，情形怎樣？

小鮑 也沒有怎麼樣，他說：『你住在我這裏，做我呀』

「你做的事情，拿我願意給你的錢。」每一年聽他高興，同我算一下帳。

少慈：「真的，他的規矩就是這樣。我們誰都不敢求他加工錢，只好在暗地裏罵他。他說：『你不必加工錢了。你可知道我不會加你嗎？也許我一下子高興起來，會加你五千塊錢。』那末你就只好走開了。不過他大概一世也沒有高興的日子。」

阿生：「先生，你既然沒有法子，應該想法子討他的歡喜。」

小鮑：「這個萬萬要不到。他自己的兒女，都不能夠討他的喜歡，也不必提到我那一方面了！」

少慈：「他的人生觀，就只有『罵人』兩個字，誰還能討他的歡喜呢？並且他關於銀錢的事情，更加利害。同人家算起帳來，不帶着罵是算不成的。他除去罵人以外，沒有第二件高興的事情。要是有人在早晨惹起他的脾氣，那就倒楣了！一天對待許多人，都沒有好臉色看。」

小鮑：「我的叔母，每天早晨一定要哭喪着臉，向許多

人哀求說：『先生，求你不要惹怒我的男人。好孩子，你不要惹他發脾氣！』」

少慈：「其實這倒也不要緊，他只要一到市場上去，就完了。他把許多鄉下人，一個一個的都罵起來。就是叫他賠償損失，沒有罵終是不成功的。」

小鮑：「頂不好的。當他受了上面的人辱罵，不敢回嘴，家裏的人就倒楣了！」

少慈：「唉，說出來也真可笑。有一次，在伏爾加河的渡船上，一個軍官把他痛罵了一頓。那真是痛快！」

小鮑：「家裏的人怎樣好呢？從那天起，足足有兩星期，家裏的人全都躲在樓上。」

阿生：「怎麼這許多人連露面都不敢麼？」

（好像有幾個人，在舞臺深處走來走去。）

少慈：「炳生，我們散步去吧！站在這裏做什麼？（鞠躬而行）」

小鮑：「唉，阿生，我住在這裏苦極了，我幾乎一個人也不認識。大家看着我都當是陌生人，好像我住在這裏，要妨礙他們的事情。我明白這個全是我們俄國

的鄉土，卻到底住不慣。

阿生 先生，這裏你到底總是住不慣的。

小鮑 爲甚麼緣故？

阿生 先生，在我們這個城裏，風俗壞到極點！像我一樣的小商人，除掉粗魯和貧窮，你看不見別種情形。我們也永遠不能夠有好日子過。因爲我們盡力做工，還換不到一口飽飯吃。那一個人有錢，他就能夠拚命壓迫窮人，把窮人的血汗，刮到自己的荷包裏來。你不知道你那老叔回答那警察長的話麼？許多鄉下人，到警察長那裏去，控告老鮑說他同人算帳，沒有一個人不吃他的虧。警察長便對你叔父說：『鮑君良先生，你好生同鄉下人算一算帳。每天總有許多人到我這裏來控告！』你的叔父就一邊拍拍警察長的肩，一邊說道：『這種小事情，值得我們來講嗎？我這裏每年算帳的人很多；你想我每人少給他們一角錢，我一年來就能積下好幾千塊錢，那末我多麼好啊！』你看這個樣子，怎樣叫人過活呢？就在商業上面，大家互相破壞，不但大家都要錢，還

是存着妒忌的心思，既然互相仇恨，便把那幾個喜歡喝酒，愛打官吏的人，誘引到自己的屋裏來。這種人自然不顧什麼面子，所以便由他們搬弄是非，把惡毒的言語，架到那爲雇主所仇恨的人身上。於是就打起官司來，叫許多人受苦。在這裏打着官吏還不够，卻還跑到省城裏去，那邊也早就有人等着，快快樂樂的拍着手兒，來歡迎他們。我的話說得很快，事情卻做得並不算快；爽性答應了他們，便罷，給他們就攔起來，卻也沒有法子；並且他們頂高興，就攔日子，他們的目的就是這樣。他們說：『我雖然沒有好處，他也總要花錢。』我打算把這些事情，編一只歌來描寫它……

小鮑 你會編歌麼？

阿生 先生，我不過照着老調子唱唱罷了。從前有許多編歌的人，他們的出身也並不十分高貴，只同我們一般。

小鮑 你不妨把這些寫出來。這個倒是很有意思的。
阿生 我怎麼敢呢！他們能够吃人，吞活人，我這樣亂

說也就很够；我是一個多嘴的人！我還打算把家庭的生活，告訴你一點；但是到以後再說。那些事情，也全是從耳邊聽來的。（費家嫂同着一個婦人入。）

費家嫂 啊，好看極了！景緻真好！看實在沒有話來讚美！你們實在住在天堂上面！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客氣的，很要好的！他們樣子很直爽，並且十分慷慨！我滿意極了，喜歡極了！他們對於我們這種旅行的人，更加優待，其中周太太家裏頂客氣。（走去）

小鮑 馬太太家裏麼？

阿生 先生，那是討飯的人！肯佈施討飯的人，對於自己家裏的人卻很刻薄！（靜默了一下）先生，我想要發明出一種機器！

小鮑 你打算怎麼做呢？

阿生 先生，你知道的！英國人都肯給一百萬塊錢；我賺了錢，一定去用在社會上面，作幫助人家的費用。那些小商人，應該給他們工做，否則，他們有了手，卻沒有生活做。

小鮑 你想要發明機器麼？

阿生 先生，一定的！現在我正花着錢做模型。先生，再會了！（下）

小鮑 （一人自言）我這樣的心思，真覺得可憐！他卻是個好人！他自己想自己是個有幸福的人。我卻過着不快樂的日子。我已經和死人一樣，腦筋裏卻還想着傻主意。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還做着粉紅色的夢麼？我被人趕出來，被人毆打，還想着戀愛。愛誰呢？愛那連說話都還够不上的婦女。（靜默了一會）無論你心裏怎樣想法，在我的腦筋裏面，終是忘記不掉。那不就是她麼？她正同着丈夫走着，旁邊還伴着她的婆婆。唔，我不是傻子麼？往旁邊看去，趕快回家罷。（下。馬太太，馬奇虹，馬高玲和馬莉入。）

馬太太 （對奇虹）如果你肯聽從你母親的話，那末你就走到這裏來。做我所吩咐你做的事情。

奇虹 母親，叫我怎樣來聽從你的話呢？

馬太太 現在的青年，對於老年人都不大敬重。

高玲 （自語）不敬重你，有什麼要緊！

奇虹 母親，可是我不會違背你的話呀。

馬太太 現在那些兒女，對於父母，從來沒有敬重的心思；你雖然親眼沒有看見過，親耳沒有聽得過，我總是要叫你相信這句話的！你總要記得，母親爲了兒女，受過多少的痛苦！

奇虹 我母親……

馬太太 如果母親受着什麼委屈，請你自己設身處地看起來，你能夠吃得下麼？你看這句話怎樣？

奇虹 母親，我天天爲了你受着委屈呀！

馬太太 母親已經衰老了，糊塗了；你們都是年輕人，明白人，你們不應該同我們這些老糊塗爲難。

奇虹（嘆氣）（往旁邊說）唉，真要命！（對着母親）我那裏敢和你老人家爲難呢！

馬太太 父母對待你嚴厲，是要你好；父母罵你，也是要好；總歸一句話，父母是愛你的，但是現在卻不對了。兒女常在人家面前，說他的母親怎樣不好，怎樣不給他自由，因爲看見母親不討媳婦歡喜，便張揚出去，說是婆婆待媳婦刻薄。

奇虹 母親，誰曾經說過你壞話？

馬太太 這個倒沒有聽見；真的沒有聽見，我並不願意亂說。如果我聽見了這種話，我也不會來這樣告訴你。（嘆氣）唉，真作孽！你聽了我的話，也許要高興，不，你有什麼話不妨說出來，也沒有人來不讓你說。

奇虹 求你老人家不要這樣說……

馬太太 得了，得了，你不要假癡假呆作孽！你愛你的老婆，討厭你的母親，我老早看得出來。自從你討老婆以後，你從前愛我的心思，早已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奇虹 母親，你從那裏看得出來呢？

馬太太 我什麼地方都能够看得出來！你母親眼睛裏果然見不出什麼來，她心裏頭都能覺察出來，她的心好像仙人一樣，什麼都推測得出。至於你老婆怎樣在我母子中間，搬弄是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奇虹 母親，不對！不是這個樣子！

高玲（分辯）母親在我一方面看來，我自己的親母，和你老人家，那都是一樣的，並且奇虹現在也很

愛你。

馬太太 (不高興) 人家既然沒有問到你，你還是給我閉着嘴罷。你千萬不要忘記奇虹還是我的兒子爲什麼你的眼睛骨碌碌直轉！要叫人看到你愛你的丈夫麼？那個我們也早就知道，你那眼睛，就能够叫別人指出這種情形來。

馬莉 (自言自語) 已經找到那可以讀書的地方了。

高玲 (對馬太太) 你對於我說這種話，是白說的。我無論在別人面前，或者在人家背後，總是一樣的。一點也顯不出什麼區別的地方來。

馬太太 我真不高興提起你這個人；這些話也就够了。

高玲 婆婆，你說什麼自然可以，但是你爲什麼要侮辱我呢？

馬太太 啊，好一個少奶奶！我對你陪個不是吧。

高玲 誰高興受冤枉苦頭呢！

馬太太 奇虹，我知道我的話是不中聽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同你並不是外人，談到你的身上，我的心就痛得要命。我早就看出你想要自由，我還得要請你等着，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的時候，你再自由去罷。那時候你就可以隨你的心思，因爲已經沒有長輩壓在你的頭上了。可是你在那時候，也許要想起我老人家的好處來！

奇虹 我們爲了你，日夜向上帝禱告，求上帝賜康健和幸福給你，希望你越老越康健。

馬太太 好了，不要說這種話罷。也許你在沒有討老婆之前，還愛你的母親。但是現在你的妻子，這樣年輕貌美，你的眼裏還有我這個老太婆麼？

奇虹 在我並沒有關係；對老婆自有老婆的愛情，對母親也自有相當的敬意。

馬太太 那末你能把老婆來代替你母親麼？我一生也不信這個道理。

奇虹 爲什麼我要把老婆代替母親呢？我兩方面都愛。

馬太太 好好，話說得真漂亮！我也明白我是你的阻

礙物。

奇虹 隨便你怎樣去想罷。你想什麼是你個人的自由。不過我自己想自己，生在世上不知道怎麼這樣不幸，竟一點也不能夠討你歡喜。

馬太太 你怎麼這個沒用的樣子！你不是個大丈夫嗎？你看你自己！你老婆以後還會怕你麼？

奇虹 我做什麼要她怕我呢？她能夠愛我，我就覺得很好了。

馬太太 怎麼，爲什麼怕你？怎麼，爲什麼怕你！你發狂了麼？你都不怕，也就誰都不來怕我了。那末家裏還有什麼規矩呢？你也想你也是同她平等的嗎？你腦筋裏既存着這種傻思想，最好不要在她面前，也不要在你妹妹和丫頭面前說出來；你妹妹將來還要出嫁，如果她聽從了你的話，以後她丈夫還要來謝謝我們的好教訓呢。你看你這個人真傻，卻還想要有自由的生活。

奇虹 媽媽，我並不願意得着自己自由的生活。我怎麼能夠自由生活呢？

第一幕

馬太太 那末照你的意思，老應該同老婆要好麼？不必罵她，並且恐嚇她麼？

奇虹 是，我的母親……

馬太太 （更加生氣）如果她搭了姘頭來呢？照你的意思，也沒有什麼要緊麼？啊！你說！

奇虹 唉，母親——求你老人家不要說了！

馬太太 （嚴冷的態度）傻子（嘆氣）唉，同着傻子，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不過是個作孽罷了（靜默了一下）我回家去了。

奇虹 我們也立刻就回去，在樹底下散步一下。

馬太太 唔，隨便你去罷，不過不要讓我長久等着你們！我是頂不喜歡這個樣子的。

奇虹 不，母親不會這樣。

馬太太 這樣就好啦！（走開）

奇虹 （對高玲）你看，我老是受母親這樣的臭罵！

這樣叫我怎樣過日子呢！

高玲 這個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奇虹 誰錯誰不錯，那我也就不知道了。

馬荊 本來你知道什麼啊！

奇虹 母親已經說完了『你要討老婆，儘管你去討，

我卻不能看你做已討老婆的人。』現在她盡力壓迫我，不給我一條出路——那全是因爲你的緣故。

馬荊 難道嫂嫂真有錯麼？母親已經盡力罵她，你又是這樣，卻滿口說着你很愛自己的老婆，真叫我看

着你生氣呢。（回過身去。）

奇虹 這叫我有什麼法子辦呢？

馬荊 你既然一點也不懂得，還不如閉了嘴不要多講。你站在這裏做什麼事情？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傻子。

奇虹 唔，那末叫我做什麼呢？

馬荊 誰知道你想做什麼。也許想要到鮑君良那裏去，同他喝點酒。不是這樣麼？

奇虹 不錯，你猜着了。

高玲 奇虹，你得趕快回來，否則母親又要罵了。

馬荊 你的心太野了。喝酒有什麼好處！

奇虹 這也不要緊啊！

馬荊 我們因爲你受一頓臭罵，真也極不願意。我立刻就來。請你們等一下罷。（去）

奇虹 荊妹，你不憐惜我麼？

高玲 荊妹，你（眼往旁邊看去）我看你很是可憐呀。

馬荊 這樣，你說是愛我的麼（兩人親吻起來）

高玲 真的，怎麼我會不愛你呢！

馬荊 唔，謝謝你！你這樣可愛，我死也要愛你。（停頓

了一下）你可知道我的心裏，現在想些什麼事情？

馬荊 你想什麼事？

高玲 我想人爲什麼不會飛呢？

馬荊 我不明白你說話的意思。

高玲 我說人爲什麼不像鳥兒一樣的飛呢？我有時

覺着我是一隻鳥兒。當我站在山上的時候，便能够

拉着你飛起來。這樣跑了幾遍，舉着手，便飛去了。現

在要不要試一試呢（打算跑起來）

馬荊 你在想些什麼？

高玲 （嘆氣）唉，我真想要跑啊！我在你們家裏，簡

直束縛得要死。

馬莉 你想我是看不出來麼？

高玲 我那時候是怎樣的人啊！在我沒有嫁人的時候，我住在家裏，十分享福——一點也沒有憂愁，正好像自由的鳥兒一樣，我的母親非常愛我，把我粧扮得畫中的美女一樣好看，也不強迫着我做女工，我想要做什麼事，就去做什麼事。你可知道我做姑娘時代的生活情形麼？現在我就可以告訴你：我起身得很早，夏天的時候，早晨先洗一個澡，便拿着水，在家裏澆花。我家裏種的花草很多。吃過早粥以後，就同着母親到教堂裏去。我的家裏，常常住着許多旅行婦人和拜神婆。我們從教堂裏出來，回到家裏，坐着做起生活來，那些旅行的婦人，就在旁邊，把他們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們。有時候還唱起歌來。上半天的時候，便是這樣的消磨過去。到了下半年，那些老婆全去睡覺，我就在花園裏一個人看看花草，以後就舉行晚禱，晚上他們又說說故事，唱唱歌兒。這種生活真是幸福啊！

馬莉 但是我們現在的生活，也是這個樣子的。

高玲 在這裏總好像有點勉強。我到死也喜歡到教堂裏去，在教堂裏真好。我到天堂上去一樣，誰都不見，時候也不記得，也聽不見什麼。時候禮拜完結，從頭到尾，好像不過是一秒鐘的工夫。母親說全都

看着我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在晴天的時候，太陽光照着那根明亮的柱子，發出好像雲霧似的煙氣。我看見有許多神仙在這柱上一面飛着，一面唱着，並且有時候我還做許多夢。有時候夢見一座金殿，或是那奇異的花園，全唱着生平未曾聽過的聲音。那些山和樹都和尋常所見的兩樣。有時候我好像會在天空裏飛起來。現在有時候也做夢，卻是很難的，並且做的也不是這樣的夢。

馬莉 這爲什麼緣故呢？

高玲 （停頓了一下）因爲我也快要死了。

馬莉 不要這樣說，你怎麼啦？

高玲 不，我想我也快要死了。唉，我碰到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事情。這種事情我永遠沒有碰到過。我很想要改變我的生活，或者……那我也不知道了。

馬莉 你究竟碰到什麼呢？

高玲 (拉她的手) 我竟害怕極了，我竟害怕極了！我好像站在很深的河邊上，有人要把我推下去，我卻一點也抵擋不住。(用手打着自己的頭。)

馬莉 你怎麼了？你身體健康麼？

高玲 我身體很好……唉，其實我還不如生着病好，要不然那就壞了。我的腦筋裏，常常發生出一種夢想來，永遠除不掉它。打算思想一下——心思又不能夠集中。我打算祈禱——又祈禱不成功。我簡直被它弄得神昏頭倒，不知道怎樣才好。到了晚上，又不能夠好好的睡着，耳朵邊時常好像有種細小的聲音，在那裏說着。從前做的夢，如天堂上的樹和山，現在早就夢不見了；現在夢裏好像有人很熱烈的抱着我，帶我到一個好地方去，我便跟着他走着……

馬莉 唔……

高玲 後面的話，我不能夠對你說：你還是個姑娘啊。

馬莉 (四面望) 說罷也許我比你還洵氣呢。

高玲 那叫我怎樣說呢？說出來我覺得十分害羞。

馬莉 不要緊，你說罷！

高玲 我在這裏，既然這樣氣悶，不由得想要逃走。於是我想到一有機會，在伏爾加河上游玩起來，坐在船上唱着歌，和那個人互相擁抱着……

馬莉 不過那個人決不是你的丈夫。

高玲 你怎麼會知道呢？

馬莉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高玲 唉，馬莉我這樣想真是作孽啊！可憐的我時常流着眼淚，卻不知道究竟怎樣才好。我離不開這個罪孽一點也離不開。好妹妹，我愛一個別人，這件事情那是很不好，並且是很可怕的啊。

馬莉 我有什麼法子來勸你呢？我還有自己的罪呀。

高玲 我有什麼法子呢？我自己的力量很不够用，真弄得我神昏頭倒，一天到晚皺着眉頭。

馬莉 你怎麼啦？明天我的哥哥，大概要到外埠去；也

許以後還能夠相見。

高玲 不，不，我不應該你怎麼啦！

馬莉 你怎麼這樣膽子小呢？

高玲 如果我能够同他相見一次，我就要離開你們的家裏，一世也不回來了。

馬莉 你等着，你們會有相見的機會呢。

高玲 不，你不要對我說，這些話我連聽都不願意聽！

馬莉 你怎麼這樣呢！真沒有法子！要是你生着相思病死了，誰還來憐惜你呢！你這樣等着罷。難道等不自由把你磨折嗎？（拿杖的瘋貴夫人入，兩個穿着三角帽的僕人跟在後面。）

貴夫人 好姑娘，你們在這裏做些什麼事？等着漂亮小夥子麼？你們高興麼？高興麼？你們的美麗叫你們高興。美麗是往那邊去的？（指着伏爾加河）往那條河裏去的！（馬莉聽了微笑）笑什麼？喜歡什麼？（擊着杖兒）你們全將在滅不掉的火裏燃燒。你們全將在解不了的脂油裏沸騰。（臨去）看看，美麗在那裏呢！（去）

高玲 啊，她幾乎把我嚇死了！我全身打着抖，她好像對我在說什麼預言。

馬莉 這個瘋狂的老太婆，腦筋裏想些什麼！

高玲 她說什麼話？她說什麼話？

馬莉 全是亂說。她說得全是一些瘋話。她對着誰都在說預言。她在說的什麼，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她自己也怕死。她自己覺着害怕的，便用來驚嚇別人，就是城裏的小孩子都躲着她，因為她時常擊着杖，對他們喊道：『你們全將在火裏燃燒啊！』

高玲 （閉着眼睛）唉，不要說了！我的心兒都要碎了。

馬莉 有什麼可怕的呢！這個瘋狂的老太婆……

高玲 我害怕得要死了！她這個人，好像老是在我的眼前站着。（兩人靜默了一會）

馬莉 （看着四面）怎麼哥哥還不回來？快要下大雨了。

高玲 （害怕起來）唉，大雷雨啊！我們趕快跑回家去罷！快一點！

馬莉 你發瘋了麼？哥哥不回來，我們怎麼能够回家去呢？

高玲 不，我要回家去，回家去。不管他了！

馬莉 你害怕什麼？大雷雨還遠着呢。

高玲 如果大雷雨還遠，我們可以再等一會兒；其實

我看不如回去好。真的不如回去好呢！

馬莉 如果有什麼危險，到了家裏去，也是躲藏不了的。

高玲 那裏總比較好些，平安一點；我在家裏，可以對

着神像，向上帝祈禱！

馬莉 你怎麼這樣害怕大雷雨，我有點莫明其妙。我卻不怕它。

高玲 姑娘，你怎麼會不怕呢！大家都要害怕雷雨。並

不是怕它打死你，卻怕那死神忽然臨到你那罪孽

深重的身上。我並不怕死，不過我說這句話以後，好

像森嚴的上帝，就站在我的面前。這真是可怕。不過

我到底有什麼罪孽，那真是難說啊。（雷聲響着）
唉（奇虹入）

馬莉 看，哥哥來了。（對着奇虹）快跑回家去罷！

（雷聲又響）

高玲 唉！快點！快點！

第二幕

佈景。馬太太的屋裏，傢具很華麗，人聲卻一點也沒有。只有使女梅香在那裏把衣裳收拾到包裹裏。費家嫂入。

費家嫂 好姑娘，你鎮天忙着做工！你在做什麼事呢？

梅香 我們的少爺要出門了，我在給他理東西。

費家嫂 主人要出去麼？

梅香 不錯。

費家嫂 去得長久麼？

梅香 不，不很長久。

費家嫂 你們的少爺要出門，你們的少奶奶哭不哭？

梅香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費家嫂 他有時候不哭麼？

梅香 我不知道。

費家嫂 我很願意聽誰哭得頂好聽！（停頓了一下）

姑娘，你的眼睛帶着騷腔，你在做什麼啊！

梅香 呸！你總是老不正經！你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你不怕作孽麼？

費家嫂 我們的人住在世界上，是不能够沒有罪惡的。可愛的姑娘，我還要對你說句話：你們普通人，每一個人都有一个仇敵想要害你；我們這些奇異的人都有六七個或者十幾個仇敵；我們要打勝我們的仇敵，但是這個很不容易啊！

梅香 爲什麼一個人有這許多仇敵呢？

費家嫂 仇敵妒忌我們有正直的生活。但是我這個人一點也不亂說。我並沒有什麼罪過。我也許有一種罪；我知道這是我的缺點，我頂愛貪嘴。唔，這個倒也沒有什麼貪嘴是天生成的毛病。

梅香 費家嫂，你走過許多路麼？

費家嫂 那倒不是。我因爲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夠走得遠遠；但是我聽見的事情卻是多得很。聽說有些地方，他們不相信上帝，那裏都是魔鬼。像土耳其波斯這種地方，那裏可以隨便審判人民，所以百姓打官司，總不會公平。我們的法律是公正的，他們的法

律都是不公正的；我們的法律上認為對的，他們的法律上倒是相反。他們的審判官也都是不正直的，所以他們百姓的呈文裏常常寫道：『不正直的審判官，讓你審判我罷！』還有一個外國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帶着狗頭。

梅香 哦，爲什麼都帶着狗頭呢？

費家嫂 因爲這些人都狗頭狗腦樣子，不大誠實。現在我還有一點小事情，要到別的地方去走一趟，好再會罷！

梅香 再會！（費家嫂退出）聽她說來，還有這些地方呢！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啊！我們坐在這裏，世界上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還幸虧得有幾個好人，不一個人，在世界上，總要相信上帝，否則，死了也是個傻子啊。（高玲和馬莉進來）

馬莉（對着梅香）把包裹拉到車上去，車子已經來了。（又對着高玲）你從小就出嫁到我們家裏，自然不使像做姑娘一樣的自由，看你現在，那顆心還沒有穩靜呢。（梅香出）

高玲 我的心是永遠不會穩靜的。

馬莉 那是爲什麼緣故呢？

高玲 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的！記得在我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的爸爸，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把我罵了幾聲。我當時又氣又恨，那時候正是夜裏，我跑到伏爾加河上去，坐在船上，讓船在河中慢慢的向下流淌去。到了第二天早晨，家人才找到我，那時候我所坐的船，離開原地方已經有十里路了！

馬莉 唔，那些少年們看着你麼？

高玲 他們怎麼會不看呢！

馬莉 你可是愛這些少年麼？

高玲 沒有，我不過笑了幾笑。

馬莉 嫂嫂，你究竟愛奇虹麼？

高玲 我怎麼不愛他呢！我很憐惜他。

馬莉 你並不愛他。既然是憐惜，和愛情是同樣的。你也不必這樣，應該說老實話才好。你隱瞞着我，那是無用的啊！你愛着一個人，我早就看得出來。

高玲（心虛的樣子）你怎麼能够看得出來呢？

馬莉 你真說得好笑！難道你還當我是不懂事的小孩子麼？我現在給你個確實的憑據，你每一次看見他，你的臉色就要兩樣起來。（高玲低下眼來）難道不是……

高玲（低着頭）唔，你知道我愛誰呢？

馬莉 你何必再假癡假呆呢？

高玲 不，你說出名字來！

馬莉（慢聲）小鮑——鮑文青先生。

高玲 是他，妹妹，真的是他？但是你爲着上帝……

馬莉 好嫂嫂，請你放心，我還會講給別人聽麼？

高玲 我不會騙人，我也不能夠瞞人。

馬莉 你太老實了，那也不是成啊，你要記得你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固然不會騙人，但是在有時候，不得不掉掉鎗花。我昨天在那裏遊玩，碰到小鮑，還同他談幾句天。

高玲（低着頭，靜默了一下）唔，他說什麼？

馬莉 他請我替他問好。他說他很可惜，沒有地方和你來會會面。

高玲（越發低下頭去）那裏去會會面呢？並且爲什麼……

馬莉 因此他也很煩惱。

高玲 請你不要再提起他了，請你不要再提起他了！我現在要忘記這一個人。我要愛我自己的丈夫。奇虹我的心再不能夠愛別人！我自己都不願意想這件事情，你卻再來向我提起來。

馬莉 可憐誰叫你這樣膽小呢？

高玲 你也用不到可憐我，我自己肚裏明白。我恨不得完全忘記他；但是我的腦筋裏總脫不了他，那也真是沒有法子。我只要隨便想些什麼事情，他這個人就好像站在我的眼面前。現在我只想離開你們的家裏。

馬莉 你是個很聰明的人！照我看來，你是自尋煩惱！你還是做你高興做的事情，不過你應該做得秘密。

高玲 我不願意和他親近。那有什麼好處呢？我現在還能夠忍耐，還不如忍着好一點。

馬莉 你如果忍耐不住，那末還有什麼法子呢？

高玲 我還有什麼法子呢？

馬莉 不錯，你怎樣去做？

高玲 那末我心裏願意的事情，我就去做。

馬莉 如果你去做，這裏也沒有人來咬你。

高玲 我怎樣呢？沒有法子，我走開，也就完了。

馬莉 看你走到那裏去呢？你是一個已經出嫁了的女人！

女人！

高玲 唉，妹妹，你不知道我的脾氣！自然的結果，未必會是那樣的不好。如果這裏有人推我，別人也沒

有力量來留住我。我從窗口一跳，就可以投在伏爾

加河裏。如果我不高興活在世界上，那我就不要活，

誰都留不住我。（兩人不說話了半天）

馬莉 嫂嫂，你知道啊！奇虹走了以後，你就可以睡在

花園裏在那個亭子上。

高玲 爲什麼呢？

馬莉 這不是一樣的麼？

高玲 我不慣在陌生的地方睡覺。

馬莉 那有什麼害怕呢！梅香同我們睡在一起。

高玲 我總覺得是很害怕的！

馬莉 我並不一定要叫你，但是我母親不允許我一個人睡在那裏，所以我請你同我睡在一起，並且我

是很需要這樣的。

高玲 （看着他）你爲什麼很需要呢？

馬莉 （笑起來）我可以同你在一塊兒做點遊戲。

高玲 這有什麼有趣呢？

馬莉 我們消磨一點時候吧？（不言語了一會）

高玲 現在奇虹在那裏呢？

馬莉 你問起他有什麼事？

高玲 沒有什麼，因爲他快要走了。

馬莉 他現在正同母親坐着。母親現在那裏教訓他，

好像在扮演『三娘教子』

高玲 爲什麼呢？

馬莉 並不爲什麼。奇虹要出去旅行兩個星期，這是一件多重大的事情，你自己想一想，母親的心思正在

那裏生氣，說她的兒子現在可以自由去遊玩，所以

她現在對於他，下了極嚴厲的命令，以後又帶他對

神像面前，讓他對神賭咒說所有母親吩咐的事情，他都能够照樣去做。

高玲 他就是有自由，也好像被縛着一樣的。

馬莉 是好像被縛着一樣的！奇虹一出去，總要喝起酒來。他現在果然句句聽母親的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在那裏想怎樣脫離這個頑固的家庭。（馬太太和奇虹進來）

馬太太 唔，你記得我方才吩咐你的話麼？你應該牢牢的記着！

奇虹 母親，我記得的。

馬太太 唔，現在各樣東西，都已經齊備。馬也來了，你得好好的告辭一下。

奇虹 是母親，時候到了。

馬太太 唔！

奇虹 母親還有什麼話？

馬太太 你立在這裏做什麼？難道你連規矩都不知道麼？你應當告訴你的老婆，當你不在家的時候，叫她怎樣過活！（高玲低着頭）

第二幕

奇虹 那個她自己會知道啊。

馬太太 再說一遍，唔，下令啊！讓我聽着，你告訴她一些什麼事情！等你回來的時候，再問一問她究竟照你的話不照。

奇虹（對高玲立着）高玲，你應該聽從母親的話。

馬太太 你說，叫她不要對着婆婆沒有規矩。

奇虹 不要沒有規矩。

馬太太 叫她敬重婆婆，像她自己嫡親的娘一樣。

奇虹 敬重婆婆，和你自己嫡親的娘一樣！

馬太太 叫她垂着手兒，不要坐着像貴太太一樣。

奇虹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應該尋點工作做做。

馬太太 叫她的眼睛，不要直望着窗。

奇虹 是母親，她幾時……

馬太太 唔，唔！

奇虹 眼睛不要看着窗兒！

馬太太 叫她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不要去看漂亮

小夥子。

奇虹 母親，這個何必要說呢！

馬太太 (板着脸) 不要搗亂! 你母親叫你怎樣, 你就應該怎樣說。(微笑) 他所吩咐的話, 全是很好的。

奇虹 (不豫態) 不要去看漂亮小夥子! (高玲嚴重的看了他一眼。)

馬太太 唔, 現在你們兩人可以隨便談談心。馬莉, 我們出去罷。(馬太太和馬莉出)

(高玲呆呆的站在那裏, 好像石像一樣。)

奇虹 高玲, (停頓了一會) 高玲, 你不是在對我生氣麼?

高玲 (靜默了長久, 才搖着頭說) 不!

奇虹 你怎麼這樣呢? 請你原諒我罷!

高玲 (仍舊方才的樣子, 慢慢的搖着頭兒。) 隨便你罷!

(用手遮着脸) 婆婆真把我羞辱到極點了! 奇虹, 你把什麼事情都記在心上, 自己反而要氣出病來。爲什麼聽她老人家的話呢! 讓她怎樣去說, 隨她去說什麼, 你只要好像耳朵邊一陣風。唔, 高玲, 請你原諒我罷!

高玲 (鈎着丈夫的頭頸) 奇虹, 你不要離開我! 你不要離開我!

奇虹 這個不能夠啊! 母親既然叫我去, 我怎麼能够不去呢!

高玲 那末同我一塊兒去。

奇虹 (從高玲的擁抱裏擺脫身體) 那也不能够。

高玲 爲什麼不能够呢?

奇虹 同你一塊兒走, 叫我非常不舒服! 你在這裏, 簡直已經叫我非常倒楣! 我好不容易才脫身出去, 你又黏在我的身上了。

高玲 這樣說來, 難道你不愛我了麼?

奇虹 那裏說是不愛, 我怎麼情願丟開我那美麗的妻子! 你想想, 我無論怎樣, 總是個男子; 那一個男子, 肯永遠過着這種束縛的生活。現在我知道在這兩星期之中, 可以沒有威嚴的教訓和家庭的衝突, 那末我還能顧到老婆嗎?

高玲 聽了你這樣的話, 我還能够愛你麼?

奇虹 話啊, 話叫我說什麼話呢! 你在家裏有什麼放

心不下！並且你還不止一個人，還有母親在家裏呢。
高玲 你再不要對我提起婆婆，我爲了她心都碎了！
唉，我前世不知道作了什麼孽（哭泣起來）叫我
這可憐的人怎麼辦呢？叫我依靠那一個呢？唉，我要
死了！

奇虹 你，不要再多說了！

高玲 （走到丈夫的面前，熱烈地擁抱着他）奇虹，
你不肯留在這裏，求你帶着我一起走，你要知道我
很愛你呢（裝出非常嬌媚的態度）

奇虹 裏。高玲，我不能夠帶着你走，我只好把你留在家
裏。

高玲 奇虹，你把我遺留給誰呢！你不在這裏的時候，
我一定愈加要吃苦了！

奇虹 唔，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真一點也沒有什麼
法子。

高玲 唔，那末這個樣子！你在沒有離開之前，讓我賭
一個很利害的咒……

奇虹 賭什麼咒？

高玲 就是這樣的咒，讓我在你不在家的時候，不敢
託詞同別個男子說話和相見，又讓我除開你以外，
再也不想別個男人。

奇虹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高玲 請你使得我安心，請你爲我行個方便！

奇虹 我真莫明其妙，叫我怎樣保證呢！

高玲 （跪將下來）如果我……讓我永遠不見我
父母啊！我沒有懺悔，便要死去。

奇虹 （抱她起來）你在做什麼？你怎麼啦？真罪過
啊！我簡直不願意聽（馬太太在裏面喊）奇虹，時
候到了（接着馬太太、馬莉、同梅香一起進來）

馬太太 唔，奇虹，時候到了，快走吧（自己坐下）你
們大家都坐着（大家坐下，一句話也不說）唔，再
會罷（她立起來，大家都跟着立起來）

奇虹 （走到母親的面前）母親，再會罷！

馬太太 （用手指着地）跪下，跪下（奇虹跪下，同
他的母親接吻）你和你的老婆告別罷！

奇虹 高玲，再會罷（高玲上前鉤着他的頭頸）

馬太太 鈎着頭頸做什麼！又不是同情人離別！他是你的丈夫呀！難道你連規矩都不知道麼？跪下去罷！

(高玲跪下)

奇虹 妹妹，再會！(同馬莉接吻) 梅香，再見罷！母親

再會！(鞠躬)

馬太太 再會用不到這樣戀戀不捨呀！(奇虹出；高玲、馬莉、梅香跟着出來)

馬太太 (一人獨言)

年輕的人，真不懂規矩！我看着他們，簡直好笑！他們真的不明白事理，更不懂得怎樣離別的法子。家裏有一位老長輩，那就頂好；她活着的時候，便管理着全個家庭，那些傻子卻拚命想要自由；但是一有了自由，壞人就要欺侮你，好人就要譏笑你了。自然也有人可憐他們，但是差不多全是鼻孔裏帶着笑，並且不笑也是不成的。有朝客人上門，不懂得怎樣招待應酬，就要被許多人當作笑話，並且他們還不願意到別人家裏去，一到別人家去，就覺得不舒服，趕緊打算走開。至於老長輩死後到底怎樣辦，世界將要變成怎樣，那個我也就不

知道了。那還是不見他們，不管他們的好呢！(高玲和馬莉回進來)

馬太太 你常常誇口說，你的丈夫怎樣愛你；現在我卻看得出你對他的愛情來。別個賢惠的妻子，送她丈夫出去，一定要放聲大哭一兩個鐘頭，還躺在階沿上，你卻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高玲 這個卻何必呢！我並不會這樣做作。還要惹起人家的笑話。

馬太太 虧你還有話來推託！你既然愛你的丈夫，總要學一下子才對。就說你不知道規矩，那末你也不妨做作做作，總比較可以交待過去。否則，只聽見你口頭上說着，不看見你切實去做，那就有什麼意思呢！唔，我要去禱告上帝，你們不要阻礙我的事情。

馬莉 我也要出去。

馬太太 (態度和藹) 我怎麼辦呢！你等着罷！等到你的時候到來，你便可以去玩。現在還是坐一會罷！(馬太太和馬莉出)

高玲 (一個人在那裏悲傷) 唔，現在我們的家裏，

多麼冷清清啊！好煩悶啊。如果有幾個孩子，那個還好！這個多氣悶啊！可惜我沒有小孩子；否則倒可以同他們坐在一起鬧鬧。我頂高興同小孩子們談話，他們好比天上的安琪兒。（停了一停）如果我小的時候就死去，那麼麼好我看世界上一切東西，都覺得快樂萬分。或者可以隨我的心思，飛到人跡不到的地方去。或者飛到田地裏去，順着風兒，從這個樹枝飛到那個樹枝上，好像蝴蝶一樣。（靜靜的想了一會）我就可以這樣做：我照着預定的生活做點工；再到店裏去買點布，縫幾件襯衫散給窮人，他們一定要替我禱告上帝。我同馬莉坐在一起縫縫衣服，不知不覺日子就能夠快快過去；那時候奇虹也就快回來了。（馬莉進來）

馬莉（在鏡前用手巾包頭）我現在出去游玩，梅香已經給我們在花園內鋪牀，母親也答應我們。在花園裏覆盆子樹的後面，有一扇小門，母親把它鎖上，鑰匙放在她那裏。我偷偷的把鑰匙拿來，調一個別的鑰匙，放在老地方，讓母親看不出來。這個鑰匙，

對於你或者還有用處呢。（把鑰匙給高玲）如果我看見那一個，就對他說，叫他到小門那邊來會你。

高玲（推開鑰匙，露出害怕的樣子）做什麼！做什麼！沒有用處！沒有用處！

馬莉 你沒有用處，我卻是有用處的；請你拿着，不要和我假癡假呆。

高玲 你怎麼會這樣想呢！這樣子是辦得到的麼！你想過了沒有？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馬莉 唔，我不高興同你多說，並且也沒有功夫。我要去玩玩了。（出去）

高玲（手裏拿着鑰匙，自言自語）她要做什么事情呢？她在想些什麼呢？唉，她簡直是發瘋了！這鑰匙是害人的東西，應該丟掉它，遠遠的丟掉它，丟在河裏，永遠尋不着它！這個東西好像煤似的能夠燒手！（想了一下）我的妹妹或者要因此吃點虧。在自由的生活裏，還有什麼值得高興呀？有了一點點小希望，就要高興起來。一點也不想，一點也沒有判

斷力，那怎麼能够呢！等到受了害，就要一生受苦，一世哭泣，卻還比從前不自由起來。（又停了一停）不自由真苦啊，真苦啊！誰都要爲不自由流眼淚。頂可憐的，是我們這些女人！譬如現在我的樣子，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見一點光明，就是將來，也永遠是黑暗！越往後去，境况越壞。現在我幾乎又要作一次孽了。（悄悄想了一會）要不是這樣的婆婆呢……她摧殘着我……因爲她，這個家庭裏冷酷得好像地獄，連牆壁都叫我厭惡起來。（含着眼淚看着鑰匙）丟掉它麼？大概應該丟掉它。它怎麼會到我的手裏來呢？這個明明是來誘惑我的。（靜聽）唉，誰來了？我嚇得心要碎了。（把鑰匙藏在懷裏）沒有……

沒有什麼人來……我怎麼這樣膽小！竟把鑰匙藏起來……這也不知道怎麼會事了！可見那命運叫我這樣做！就是如果我能夠見他一次，也不能够算是怎樣大的罪過呀！就是我們談談心，那也是不要緊！並且我對於我丈夫怎樣呢……因爲他自己不答應我，也許這樣的好機會，真是難得碰到的。有了機會，卻不會利用，將來不要再懊悔起來。我說話，是自騙自麼？我就是死，也要再和他見一次面。我在誰面前裝假呢……丟開鑰匙，不，世界上沒有這樣子的！我現在用得着這個……不管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已經能够見我的小鮑了！唉，我恨不得快點到晚上啊……

第三幕

第一場

佈景 是清靜的大街。街旁是馬太太家的大門，門前放着一張石凳。馬太太和費家嫂坐在石凳上談天。

費家嫂 末日到了，我的好太太，末日一定到了。在我們這個城市裏，還算是天堂，並且也十分清靜，可是在別的城市裏，鬧得太不像樣，人聲喧嚷，街上都是車馬行人，那些人忙忙碌碌的不知道爲什麼，一個到這裏來，一個到那邊去。

馬太太 我們卻用不到忙碌；一個人好好的活着，何必每天做無事忙。

費家嫂 不，我們城裏所以這樣清靜的緣故，因爲許多人，好比像你這樣的老太太，差不多全是有着好德行；所以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顯得又清靜，又安寧。並且這樣的亂跑，究竟有什麼意思呢？簡直是一些

無事忙！越是無事忙的人，越喜歡亂跑。他以為他要有緊事而跑，可憐他們終日忙着，卻不會識人。他們夢想沒有人來哄騙他，其實到底是一個夢想，於是就沒有什麼結果。有些人又想，他正在那裏巴結熟識的朋友。其實給明白人一眼看上去，就看出他是一個人都巴結不上的；但是這個人卻還在那裏忙着巴結別人。你們這裏碰到這樣好的晚上，難得有人走出門外，但是在莫斯科，現在到處都是不三不四的遊藝場，街上行人，正在那裏喧喧嚷嚷的鬧個不了。有些人還騎着火蛇滿街走，那也是爲着迅速的緣故。

馬太太 這個我早就聽到的。

費家嫂 我卻親眼看見過，自然有些人因爲忙碌，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便把機器指示着，他們雖然把這個東西叫做機器，但是我看見他們仍舊是用手來開動的。

馬太太 名字隨你叫什麼都好，就是叫它做機器也不要緊，那些人很傻，不管什麼事情都相信。至於我，

卻就是你給我錢叫我用機器，我也不去。

費家嫂 你怎麼這樣激烈！我在莫斯科，還曾親眼看見過一件事，我那天早晨到外面去，那時候天剛黎明，看見在一所極高的屋子上，有一個黑臉的人站着。你可以想得到它是誰，它的兩手在不住的亂動，彷彿在撒佈什麼東西，但是並不撒出什麼東西來。那時候我猜它在那裏撒糠穀，但是那些人因為白天忙碌得很，便都不去管它。他們因為這個才亂奔亂跑，因為這個所以那些女人全卻這樣瘦，一天到晚都是哭喪着臉。

馬太太 這種事情當然是有的！在如今的時候，還有什麼可以奇怪呢？

費家嫂 時候真煩難啊，真煩難啊！時候快要縮短了！馬太太 怎麼會縮短呢？

費家嫂 我們這樣忙碌的人，自然不能夠覺會出來！那些聰明的人，卻覺着我們的時候，已經在慢慢的縮短。冬和夏本來互相拉扯着，誰都等不及誰完，但是現在卻看不見它們怎樣。飛日子和時間好像全

都停頓着；時候因為我們的罪孽，漸漸的縮短起來。這些話全是那些聰明人告訴我們的。

馬太太 將來還有更不好的事呢。

費家嫂 不過我們的一生恐怕看不見了。

馬太太 或者能夠看得到的。（鮑君良入）你怎麼這樣晚還要出來？

老鮑 誰能禁止我呢？

馬太太 誰禁止你！這簡直是笑話。

老鮑 那就不要多說了。怎麼，我在那裏呢？你還在這裏！這裏怎麼全是這些東西……

馬太太 你不要這樣嘩啦嘩啦的！你去拜訪另外的人吧。我給你道路走去！走開罷，費家嫂，我們回進去罷。（站起身來）

老鮑 請你不要走，不要生氣。回家還來得及；你的家又並不怎樣路遠，卻就在這裏。

馬太太 你如果有什麼事情，就請你好好的告訴我。

老鮑 我並沒有事情，只是喝醉了。
馬太太 怎麼，你要我稱讚你這一件事情麼？

老鮑 也不要稱讚，也不要罵。我現在已經喝醉，什麼東西都不管。既然沒有醒，那末這件事情也無從更改。

馬太太 喝醉了，就去躺一會吧。

老鮑 我到那裏去呢？

馬太太 回家！快點家裏去！

老鮑 如果我不高興回家呢？

馬太太 我倒要請教，你爲什麼不高興呢？

老鮑 因爲我的家裏好像在打仗。

馬太太 誰在那裏打仗呢？並且也祇有你一個兵啊。

老鮑 我是兵麼？你怎樣看出來的？

馬太太 什麼沒有什麼？你並不算一個體面的兵士，

因爲你一生只同婦女們打仗。

老鮑 她們是應該受我壓迫的，難道我要被她們壓迫麼？

馬太太

你這個人真叫我莫明其妙：家裏人有這許多人，卻沒有一個人能够得到你的喜歡。

老鮑 你到這裏來！

馬太太 唔，你要我做點什麼？

老鮑 請你安慰我，讓我的心可安靜一下。在全城裏，

只因有你一個人能够安慰我。

馬太太（吩咐費家嫂）費家嫂，你去叫他們預備

一些點心。（費家嫂下）你安靜點罷！

老鮑 我不能夠安靜，我一定心就有一肚皮的氣。

馬太太 誰又叫你生氣呢？

老鮑 我從早晨起就生氣了。

馬太太 大概有人來問你借錢吧？

老鮑 不錯，我真恨極了；整天一個個的黏到我的身上來。

馬太太 如果他們黏上來，那也是應該的。

老鮑 你的話也有道理；現在我的心思亂得很，你要

叫我怎樣辦呢！因爲我固然知道要把錢給他們，卻

終不能夠露出很好的顏色。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應

該給你，但是你如果來向我請求——那末我一定

要罵。我給是可以給的，總要加上一頓罵。因此只要

有人對我提起一個錢字，我的心就要十分難過，那

時候我不管誰都要罵。

馬太太 因為在你的頭上，沒有長鬚，所以你就可以發發脾氣了。

老鮑 不，你不要插嘴！

我的脾氣卻很有意思。我生氣來，就把人痛罵得要死。以後懊悔了，卻能够跪着

向被罵的人討饒。我在事後，常常對着鄉下人跪下

來。有時候還當着大家，跪在天井裏的泥土上。

馬太太 你爲什麼故意這樣呢？你這樣是太倒楣

了。

老鮑

你怎麼知道是故意呢？

馬太太 我知道，我看得出來。你看見那人的來意，要

對你請求什麼，你就故意裝出自己在發脾氣，因爲

你知道如果發了脾氣，別人就不敢對你請求。你說

對不對呢？

老鮑 唔。這樣的？你的話說得太刻薄了！（梅香進來）

梅香 太太，點心已經預備好，請罷！

馬太太 請罷！隨便去吃一點粗點心！

老鮑 好的！

馬太太 我很感謝你！（讓老鮑前面走，自己跟着走

出去。梅香叉着手站在門口。）

梅香 那邊小鮑來了。小鮑不是來尋他的叔父麼？

怎麼這樣遊玩？竟這樣遊玩。（小鮑入）

小鮑 我的叔父可在你們那裏麼？

梅香 在我們家裏。你可是要進去會會他？

小鮑 家裏不知道他在那裏，叫我來問問。如果他在

你們家裏，那末讓他坐着罷；我並不是來叫他。他一

出來，家裏是巴不得的事情。

梅香 我家的太太，請他到我們家裏去，她也快要把

他制服住了。我真笨，伴你站在這裏做什麼，再會罷！

（出）

小鮑 唉，慈悲的上帝！我真想能够見她一面！這家裏

是進不去的，除非他們叫我，才能够走進去。那真要

命呀！我和他住在一個城市裏，也沒有多少路，每禮

拜能够在教堂裏或者大街上見一面，那倒也還好。

可惜自從她一嫁了丈夫，真合上「侯門深似海」

的那句古話。（沉吟了一下）如果我永遠見不到

她，那索性死了心思！頂難過的，有時候還能夠當着許多人的面前，看見她的後影；在大庭廣衆之間，不讓我和她講半句話，不過是叫人傷心罷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每逢出來遊玩，老是走到這個門口來。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我沒有再看見她的機會，如果非要同她談話，或者對於她更有絕大的不利，我眞不幸呀！（無聊地走來走去，阿生對面走來）

阿生 先生，可有什麼事？預備散步麼？

小鮑 是，一個人在那裏走走；今兒天氣很好呀。

阿生 現在這樣好天氣，正應該散步。這裏地方又清淨，空氣又好，伏爾加河上的蘆草裏，吹過來一陣陣的花香，你看，長空無雲……先生，我們到林蔭路上去罷，那邊沒有一個人。

小鮑 好的。

阿生 我們這個城市裏真奇怪！雖然有了林蔭路，卻沒有人來散步。在放假的日子，還有幾個人來，但是他們裝着散步的樣子，其實還是來誇耀自己漂亮

的衣服。平常在那裏，只能夠碰到幾個喝醉酒的人，從飯店裏走回家去。窮人又沒有工夫來散步，他們一天到晚，忙着做工。他們一天連睡眠都不能夠充足。至於有錢的人，卻做些什麼事情呢？難道他們不出去散步，並且不呼吸些清新的空氣麼？不是的，他們家裏的大門，總是關得很牢，還有惡狠狠的狗在守門……你當他在那裏做事，並且在禱告上帝麼？先生！不對，他們關着大門，並不單單防備盜賊，是要讓外邊的人，看不見他們待自己的家屬，多少刻薄。如果你能夠看到大門裏面，那末這許多未見未聞的事情，眞要叫人下淚呢！先生，也用不到我來多說，你自己也能够想像得出來。他們關着門，究竟裏面在怎樣荒淫，誰也不能夠看見和知道，見着的只有在天上的上帝罷了！他們說，我在街上，或者怕別人干涉，但是到了家裏，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家有鐵鎖，有圍牆，有惡狗。家庭裏真是黑暗的地獄！先生，這種黑暗，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別人是沒有法子干涉的。他們家裏究竟是怎樣黑暗呢？誰還不知

道他麼欺侮自族的孤兒寡婦，虐待他們，使他們對於自己所說的一句話，奉爲金科玉律，不敢略有駁斥的地方。你看這多少黑暗先生，你知道有誰到這裏來散步呢？不過是幾個男女青年罷了，他們從睡夢裏偷出一兩個鐘頭來，雙雙出來遊玩，你看那邊不是一對熱情的朋友麼？（那邊有陳少慈和馬莉緊緊地擁抱着，正在作甜蜜的長吻。）

小鮑 他們在接吻呢。

阿生 何必去打擾他們。（陳少慈走開，馬莉走近自家的大門，看見小鮑就招呼他。小鮑正要走過去，阿生說）先生，我到那邊林蔭路去了。怎麼會妨礙你的事情呢？我等在那裏吧。

小鮑 好，我立刻就來。（阿生走開）

馬莉（裹起頭巾來）你知道我家花園後面，有一條小河麼？

小鮑 不錯，我知道的。

馬莉 今天晚上，你可以到那邊去。

小鮑 叫我去做什麼？

馬莉 你實在太笨了！你不妨到那邊去，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的。唔，趕快走罷，人家在等着你呢。（小鮑去）他還不知道呀！現在讓他悶在肚裏吧。我卻早就知道，可憐的高玲，怎樣的想見他。（進大門去）

第二場

佈景 那時候是晚上。有一條幽靜的小河，上面綠陰如蓋，後邊是馬家花園的圍牆和小門；另外有一條小路，陳少慈帶着一個七絃琴，走將過來。一個人也沒有。她在那裏呢？唔，坐着等她一會罷。（坐在石上）等起來多心焦，不如唱個歌兒罷。

（唱起歌來）

『花花公子在門旁，

心裏起着壞思想；

要想害死他的美妻房。

那個女人多心傷，

跪在地下淚汪汪。

她這樣的哀求着：

如果你要殺死我，

請你等到半夜裏；

等我的鄉鄰睡在夢裏，

讓我的孩子睡在夢裏。」

(小鮑上場)

少慈 (止唱) 是你呀！你也來散步嗎？

小鮑 唉，少慈，是你麼？

少慈 小鮑，不錯，是我。

小鮑 你在這裏做什麼事？

少慈 我麼？我在這裏，當然是有事的，我沒有事決不

來。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小鮑 (看看旁邊的情形) 少慈，我一定要留在這裏，但是，我想你是一樣的，你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玩。

少慈 不，小鮑，我看你到在這裏來，恐怕還是第一次，

我在這裏卻已經非常熟識，那些小路，我閉着眼睛

也會走，先生，我很愛你，我很高興幫你的忙，但是在

這個路上，我同你頂好各自爲謀，免得發生什麼不

幸，請你相信我說的是金玉良言。

小鮑 少慈，你怎麼啦？

少慈 什麼？少慈不少慈！我知道我叫少慈，不過你走

你的路，也就完了。你自己辦去，你自己同她遊玩去，

誰都不來管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事情，我也不知

道我怎麼辦！

小鮑 你不必這樣動肝火；我的心裏並不是對你生

氣。如果人家不叫我來，我也是不會來到這裏的呀！

少慈 那個人叫你來的？

小鮑 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實在真莫明其妙。那位

姑娘在街上碰到我，叫我晚上到這裏來，到馬路大

家花園後面的小路上。

少慈 究竟這個人是誰呢？

小鮑 實不相瞞，我也可以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你不

會去告訴別人麼？

少慈 說罷，不要害怕！我決不會去告訴別人。

小鮑 我不知道這事情究竟怎樣講起好；但是事情

是這樣的……

少慈 你是愛上一個人麼？

小鮑 不錯。

少慈 唔，那倒沒有關係。我們這裏，關於這件事情，是看得並不嚴重。姑娘可以隨便到外面去，父母不去管她。不過已嫁的女人，那就應該關着門坐在閨房裏。

小鮑 這就是我的憂愁呀！

少慈 難道你已經愛上已嫁的婦人麼？

小鮑 是的一個已嫁的婦人。

少慈 唉，小鮑，應該丟掉她呀！

小鮑 嘴裏說得容易——丟開！在你果然不要緊，丟開了一個，再去尋別的姑娘，但是我不能夠這樣的！我既然愛上了那個人……

少慈 這樣你不是要逼她到死路上去嗎？

小鮑 不，我那裏肯呢！我不願意逼她上死路！我只願意在什麼地方和她會一次面，別的一點也不希望。

少慈 你想這樣就不要緊嗎？這裏是怎樣的人，你自己也知道，這個簡直是虎穴。

小鮑 唉，不要說那樣的話，請你不要叫我害怕！

少慈 她也愛你麼？

小鮑 我不知道。

少慈 最近你們相見過沒有？

小鮑 我只有一次，同着我的叔父，到她家裏去過。還有在教堂裏和林蔭路上，都會碰到過她。唉，你還不曾看見過她那種禱告的樣子呢！她的臉上，露出莊嚴的笑容，發出極大的光明來。

少慈 那就是馬太太的媳婦高玲麼？

小鮑 不錯，是她。

少慈 是這樣嗎？唔，恭喜！

小鮑 有什麼恭喜？

少慈 既然人家叫你到這裏來，這件事情，一定是很

有把握的。

小鮑 難道是她吩咐的麼？

少慈 不是她，還有那一個呢？

小鮑 不，你不要取笑吧！這是不會的。（打着自己的頭）

少慈 你在做什麼？

小鮑 我歡喜得要發狂了。

少慈 這個用不到歡喜得發狂呀！不過你要小心一點，不要使她受苦。雖然她的丈夫是個沒用的傢伙，但是她的婆婆卻很利害呀。（馬莉進來）

馬莉 （立在小門邊唱起來）

『小河邊我的愛人在那裏散步，在那裏散步……』

少慈 （接着唱下去）

『買着貨兒……』（吹起哨來）

馬莉 （順着小路下來，用頭巾遮着臉兒，先走到小鮑的身傍。）你且等一會兒。（對少慈說）我們到伏爾加河邊上去罷。

少慈 你怎麼來得這樣遲？我等得你真心焦呀！你知道我不喜歡這樣的（馬莉伸出臂膀來鈎着他，兩人走去。）

小鮑 我好像在做夢呀！這樣的良夜，這樣的歌兒，這樣的會面！兩個人還擁抱着走。這種事情，真叫我又奇怪，又高興！我在這裏等些什麼自己，也莫明其妙。

簡直想不出來。我的心跳得利害，好像一對小鹿一

樣。現在我簡直想不出來怎麼同她說話；精神也頹唐了，膝蓋也麻木了，那邊不是她來了嗎？（高玲順着小路下來，雪白的頭巾幾乎遮着臉，雙眼垂地。兩人靜默了好半天。小鮑先說）高玲，是你麼？（停頓一下）我不知道怎樣的感謝你呢。（又停頓一下）

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呀！（想要去拉她的手）

高玲 （眼睛依舊不擡起來，臉上露出驚慌的神色）不要動我，不要動我，唉，唉

小鮑 你在生氣嗎？

高玲 請你離開我！離開這裏，可怕的人！你知道我從來不會犯過這樣的罪呀！

小鮑 你在趕走我嗎？

高玲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爲什麼到這裏來？我已經出嫁，我還要同着我的丈夫，兩個人白首偕死呢

……

小鮑 你自己叫我來的……

高玲 你是我的冤家，你捉了我罷！

小鮑 我不如不見你呢!

高玲 (突然一驚) 我怎麼自己預備呢! 我的地位在那裏?

小鮑 請你放心罷! (握她的手) 你請坐罷!

高玲 你爲什麼願意叫我受苦呢?

小鮑 海可枯,石可爛,我愛你的心總不會改變。我怎麼會願意叫你受苦呢?

高玲 不,你不害死我了!

小鮑 難道我是窮兇極惡的壞人麼?

高玲 (搔頭) 害死了,害死了!

小鮑 如果真的這樣,痛苦讓我自己來受。

高玲 這樣的晚上,我離開了家裏,走到你身邊來,你怎麼不是害我呢?

小鮑 你的心思叫你這樣呀。

高玲 我並沒有心思。如果我有自己的心思,我也早就不到你身邊來了。(盈盈的眼光望着小鮑,好久不說話) 現在我的身體,早被你的心思所支配,你難道不知道麼?(靠到小鮑的身上)

小鮑 (抱着高玲) 我的命呀!

高玲 你曉得麼? 現在我忽然想要死了!

小鮑 我們的生活很好,你爲什麼要死呢?

高玲 不,我不高興活,我早已知道我不會活了。

小鮑 求你不要這樣說,求你不要使我傷心。

高玲 你很好,你好像自由的武士,但是我呢……

小鮑 誰都不知道我們的愛情,難道我不可憐你的境况麼?

高玲 唉! 你爲什麼可憐我,誰都沒有錯!——自己是

這個樣子。不要可憐我,不如害我讓別人家都知道,

讓大家看出我所做的事情! (擁抱着小鮑) 我爲

着你既不怕什麼罪孽,難道還要怕別人的批評麼?

小鮑 唔,請你不要再多心,現在我們的幸福,正是來

日方長!

高玲 不錯! 現在用不到多想和哭泣呀!

小鮑 我卻有點膽小,我想你不會永遠愛我。

高玲 (含笑) 我會趕掉你呢,趕到那裏呢? 你不要

這樣說。如果你不來,我也許要自己到你身邊來呢。

小鮑 我不知道你早已愛我。

高玲 我早就愛上了你。你一到我們家裏來，我就要心跳。我一看見你，便不自在起來。如果你第一次就招手叫我，我也要跟着你走；我願意跟着你，一直走到天邊去，我絕不會猶疑不決的。

小鮑 你丈夫要出去好久麼？

高玲 兩個星期。

小鮑 啊，那末我們還可以相聚呢！時候很多呀。

高玲 我們還可以相敘呢。不過那邊……（靜靜地想了一下）如果這扇小門關住，那就死了！如果無關，那末我們幽會的機會正多呢？（少慈和馬莉進來）

馬莉 唔，成功了麼？（高玲嬌羞地把臉兒藏在小鮑的胸間）

小鮑 成功了。

馬莉 你們可以去散步，我們在這裏等着。如果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少慈可以吹哨來招呼你們。（小鮑和高玲挽臂同去。少慈和馬莉並坐在石上。）

少慈 你的好法子想得不錯，從園門裏走出來。這個實在是很方便的。

馬莉 這自然是好法子。

少慈 你偷拿了鑰匙，你的母親不會覺得麼？

馬莉 她那裏會知道呢？

少慈 不怕她覺察出來麼？

馬莉 這個時候她正在黑甜鄉裏；要到早晨才醒呢。

少慈 這個也許是靠不住的！如果她忽然醒來……

馬莉 這個倒也不用擔心我們那扇小門，從花園通到裏面，是反鎖着的。如果母親來敲門，我們不用去踉她。到了明天早晨，她若是問我們，我們可以說睡得太好，沒有聽見。並且梅香還在裏面看守；有一點什麼聲響，她就咳嗽一聲。所以這是不緊要的。（少慈彈起手裏的琴來。馬莉斜靠在少慈的肩上聽着。）

不久馬莉打了一個呵欠。）幾點鐘了？

少慈 一點鐘。

馬莉 你怎麼會知道呢？

少慈 你聽，守夜的人在那裏打更。

馬荊 (打呵欠) 時候到了。你叫他們一聲罷。明天我們早點出來,可以多斂斂。

少慈 (吹着哨兒,大聲唱着)

『大家回來,大家回來,我卻不願意回家。』

小鮑 (在舞臺後面) 聽到了!

馬荊 (立起身來) 唔,再會,親愛的! (打了一個呵欠,兩人熱烈地吻了一下。) 明天來得早一點呀!

(那邊小鮑和高玲走過來,馬荊望着他們) 我們現在暫且離別,明天再見罷! (打着呵欠,伸着懶腰。

高玲跑過來,小鮑跟在後面)

高玲 唔,走罷走罷! (順着小路走上去。高玲回過身來) 再見罷!

小鮑 親愛的,明天見!

高玲 是明天見!晚上做着什麼夢,明天說一說! (走

近小門)

小鮑 一定要說。

少慈 (按絃而歌)

『游玩已倦,

游到晚霞時候!

快點去睡,

睡到晚霞時候!』

馬荊 (在小門那邊唱起來)

『游玩已倦,

游到晚霞時候!

快點去睡,

睡到早霞時候!』

少慈

『小霞正忙着,

我回家去也……!』

第四幕

佈景 臺上是花園的佈景，飾着古舊的遊廊，上面還遮着天蓋；下面四處都是青草和樹枝；後面可以望見伏爾加河。許多遊客在游廊後面走來走去。

甲 遊客 下了一陣大雨，怎麼不打雷呢？

乙 遊客 你看，快要打雷了。

甲 幸虧這裏還有躲藏的地方。（走到天蓋下邊）某婦人 大家都在林蔭路上散步。因為是放假日子，所以許多人都走出門來。許多商家的婦女，都穿得非常漂亮。

甲 往那邊去避一避雨吧。

乙 你看，大家都到這裏來躲雨了！

甲 （向牆壁上一看）這個地方從前修飾過幾次，現在卻差不多又壞了。

乙 不錯，自然曾經修飾過的。現在卻已經殘毀得不

像樣子。火災後也不會修理。這裏在四十年前，曾經有過一次大火燒，你可記得吧？

甲 牆上畫的是什麼東西；我看上去簡直莫名其妙。

乙 這裏畫的是地獄裏的情形。

甲 不錯。
（鮑君良進來，阿生頭上不會戴帽子，也跟着進來。碰到的人都對老鮑鞠躬，裝出恭敬的樣子。）

老鮑 大家在這裏碰到，真是難得的！（對着阿生）

你離開我罷！走開去！（心裏發怒）混蛋！

阿生 先生，這件事情，對於住在這裏的人，都是有好處的。

老鮑 你走開去！什麼好處不好處！誰要享受這種好處？

阿生 先生，這就是爲着你的好處。可以在林蔭路上，清潔的地方，按放這個東西，並且經費也不要多少。只要一根石柱，一塊圓的銅板，還要一根極平常的直桿，這些我都估計好，數目我可以自己來畫。你無

論什麼時候出去散步，走到那裏，看着太陽的影子，便立刻可以知道是幾點鐘。並且這個地方就很好看，樣子也不錯。如果有旅行人，走到我們這裏來賞玩風景，看見這樣的東西，一定心裏很喜歡，並且要稱讚幾句。

老鮑 你總是這樣的胡說。我簡直不高興同你來多講。你應該先想一想，我現在有沒有精神，來聽你這個傻子的話。我高興同你計較這個麼？這樣一點小事情，便把它看得這樣重大。

阿生 如果我做這個爲了我自己，那是我實在不應該的。但是我是爲着大家的好處，你爲社會化費十幾塊錢，那個算得什麼呢！這一點錢也已經够了。

老鮑 也許你想要偷去，誰知道你呢。

阿生 我既然願意白費力量，來做這一個工作，那末我還想來偷去嗎？這裏的人都知道我，沒有人說過我半句壞話。

老鮑 讓他們都知道你好了，我卻不願意知道。

阿生 你這樣說，不是要來侮辱我嗎？

老鮑 不錯，你想我能够對你尊敬麼？我願意對你怎樣就對你怎樣。別人看來，你是清潔的人，我卻看你做強盜，也就完了。你高興聽我這個話麼？你就聽着我說你是強盜，你還要同我打官司麼？你要知道你自己好像是個昆蟲，願意就看待你，不願意就踐踏你。

阿生 先生，我是個小人，隨便你怎樣來侮辱我；但是你侮辱我的話，不要反過來說着自己。

老鮑 你敢罵我呀！

阿生 我怎麼會罵你呢！我所以要把這種工作來請求你，因爲我想你一定能够替全城打算好處。你很有力量，也很願意做好事。現在譬如說我們這裏時常打雷，卻並沒有裝什麼避雷針。

老鮑 （輕蔑的樣子）那一定又是無用的東西！

阿生 這個是很有成績的，怎麼可以說是無用的東西呢。

老鮑 請問你的避雷針，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阿生 鋼的。

老鮑 (怒意) 還有什麼?

阿生 鋼桿。

老鮑 (越加生氣來) 說來說去總是桿子, 你這
個可惡的人還有什麼放了桿子, 還放什麼

阿生 沒有什麼了。

老鮑 那末照你看來, 雷是什麼東西呢? 告訴我聽!

阿生 那是電氣啊。

老鮑 (頓着腳) 怎麼又是電氣! 你真是不信上
帝的魔鬼, 打雷是上天示罰我們, 叫我們改過自己
不好的行爲, 你却想用幾根桿子來抵擋他。你是洋
鬼子麼? 你是洋鬼子麼?

阿生 不, 我不是洋鬼子, 你不要這樣……

老鮑 你說這種犯天條的話, 應該把你送到公安局
裏去, 看公安局怎樣對付你! 唉, 你們聽他說的是什
麼話呀。

阿生 唉, 沒有法子, 我只好打消這個心思罷! 等我自
己身邊有了一百萬塊錢的家產, 再來說罷。(憤喪
地走開)

老鮑 怎麼, 你想去偷誰的錢呢? 扣住他! 這個存心不
良的東西, 這是什麼人呢? 我真有點看不出來。(向
着衆人說) 諸位看看我簡直不願意生氣, 他卻又
來惹我生氣。滾他的罷! 雨止住了, 沒有?

甲 大概止住了。

老鮑 大概你這個傻子, 快去看看究竟怎樣。又是大
概!

甲 (從遊廊下出來) 止住了! (老鮑出來, 大家跟
隨在後面舞臺上空了幾分鐘。馬莉入, 慌慌張張的
東張西望。)

馬莉 大概他也在這裏! (小鮑在舞臺深處走着)
喂, 喂! (小鮑回頭望) 這邊來! (她揮手招呼小鮑
過來) 高玲的事情, 叫我們怎麼辦呢? 你應該幫我
想想法子!

小鮑 什麼事?

馬莉 禍事, 這真是想不到的。你知道她的丈夫來了
麼? 並不等着他, 他卻來了。

小鮑 不, 我不曾知道。

馬莉 高玲現在弄得手腳無措，不知道什麼辦法。

小鮑 他離開家裏才十天呀！現在我不能夠再和高玲會面了。

馬莉 唉，我告訴你！這個可憐的女郎全身抖索，好像寒熱病發作，可憐她不住的在家裏徘徊，像在尋找什麼東西一樣。今天早晨，她竟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你看，這個叫我怎麼辦呢？

小鮑 她這樣哭了一會兒，也許就能夠過去。

馬莉 她竟不敢擡起頭來看她的丈夫，母親好像有點覺察出來，這兩天不住的留心着她；因此她更加顯得不安的樣子。我看着她也替她擔心，就連我也害怕起來了。

小鮑 你怕什麼？

馬莉 你不知道她呢！她這人的個性，是和別人兩樣的。她不管什麼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小鮑 唉！我想得出什麼法子呢？你不如同她好好地談一下，難道不能夠勸勸她麼？

馬莉 我早就去勸過她。她一點都不聽，我真白費了

許多口舌。

小鮑 你想她會怎麼做呢？

馬莉 結果她一定會在丈夫的面前，把她所做的情，一一告訴她的丈夫。這是我極害怕的。

小鮑（露出害怕的樣子）也許這樣呀！

馬莉 她是不管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小鮑 現在她在什麼地方？

馬莉 方才她同着丈夫，在林蔭路上散步，母親也同去。如果你高興，不妨也去。唔，不對，你還是不要去好。

否則，她更加要失神了。（遠遠地在雷聲隆隆。）打雷麼？（望望四邊）並且還有雨。那些人全都來了。請你躲藏起來，我還站在這邊，那末不致於被別人看出被綻。

（許多人都在擁而入，其中有馬太太，奇虹，高玲和阿生。）

玲和阿生）

某甲 女人們聽見雷雨很害怕，大家都忙着躲藏起來了。

某婦 天雷要打，是躲藏不了的！既經出來註定，逃走

也是沒用。

高玲 (跑入) 唉! 馬莉! (拉住她的手不肯放鬆)

馬莉 你怎麼了?

高玲 我要死了!

馬莉 你想想清楚! 暫且定一定心!

高玲 不能夠一點也不能夠。我的心好像完全碎了。

馬太太 (進來) 如果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不會做什麼虧心的事情, 那末雷雨也用不到恐怖了。

奇虹 母親, 她是一個弱女子, 有什麼罪孽呢? 她也同我們一樣, 卻天生就這樣害怕。

馬太太 你怎麼能夠知道呢? 誰也不能夠知道別人的心思。

奇虹 (開玩笑的樣子) 我不在的時候, 也許她開什麼花樣, 我在這裏卻沒有什麼。

馬太太 你不在這裏, 她也許有什麼不對的舉動。

奇虹 (開玩笑的樣子) 高玲, 如果你有什麼罪孽, 懺悔罷, 千萬不要瞞着我, 我全知道的。

第四幕

高玲 (看着奇虹) 我的天呀!

馬莉 (對奇虹) 你怎麼這個樣子? 你不會知道自從你走後, 她是多少難過。(小鮑從人羣中走出, 向奇虹鞠躬) -

奇虹鞠躬) -

高玲 (突然叫起來) 唉!

奇虹 你怕什麼? 這位鮑先生不是外人呀! 他是我們熟識的朋友。小鮑, 你叔父康健着麼?

小鮑 謝謝你, 托福罷!

高玲 (對着馬莉) 他對着我還有什麼要求? ...我這樣受苦, 他還嫌少麼? (靠在馬莉的身上, 哭泣起來)

馬莉 (故意大聲讓母親聽見) 我們跌了一交, 不知道她怎麼樣, 卻還有許多外人在這裏胡鬧。(向小鮑示意, 讓他走開。小鮑便走將開去。)

阿生 (走到舞臺的中央, 對着大家) 唉, 你們怕點什麼! 每一根草, 每一朵花, 都露出高興的樣子, 我們卻躲藏起來, 好像怕什麼打擊雷能夠打人麼? 你們看北方照着晚霞——正應該玩賞, 並且驚嘆上天

四一

的偉大。但是你們卻害怕起來，想着這個一定在海
上發生戰事，彗星在天上飛着，——真是好看得很，
並且美麗得很，應當好生研究它，玩賞它。但是你們
卻害怕起來，望着天上，不住的抖索！你們不管什麼
事情，總在自己心裏，造出害怕的思想來。唉，你們這
些人呀！我卻一點也不怕。我們走罷。

小鮑 走罷！站在這裏，才是可怕呢。（出）

馬太太 去聽他什麼胡說這些少年，不怕雷雨，恐怕
連上帝也不信仰了。

某婦 天上都是密密的烏雲圍住，好像戴着一頂黑
帽子。

甲 那烏雲卻成着團兒，好像在烏雲裏頭，有一個活
物在那裏打轉，正對着我們爬來。

乙 我可以說，這場雷雨，決不是白下的。請你相信我：
因為我很知道，這場雷雨不是打死個人，便是要燒
燬一所房子。

高玲 （靜聽着他們的話）他們說什麼話？他們說
雷雨要打死一個人。

奇虹 他們這種話，才是信口胡說呢。

馬太太 我勸你不要自作聰明！他們比你知道得多。
老年人總是比青年人有經驗。老年人的說話不是
隨便說的。

高玲 （對着丈夫）奇虹，我知道要打死誰。

馬莉 （輕輕對着高玲說）你不如靜默着好！

奇虹 你怎能知道呢？

高玲 雷雨要打死我呢。請你爲我祈禱。

（那個帶着僕婦的貴夫人進來，樣子半瘋半
顛的，高玲喊了一聲，藏將出來。）

貴夫人 躲藏什麼用不到躲藏！可見得你害怕！不願
意死，願意活着！誰不想活着呢？——看你這樣如
花的美貌！哈哈！美貌呀！你不如祈求上帝，讓上帝毀
掉你的美貌！自己害着，又害別人，那時候便喜歡自
己的美貌。要知道傾國傾城，爲了美貌，造成許多罪
孽，輕浮的人因此弄成決鬪，互相殘殺。他們真高興！
呀！很有節氣的老人會忘着死，竟被美貌所迷惑着！
誰負這個責任呢？你自己應該負完全的責任。時候

也快到了！（高玲藏在後邊）傻女人，躲到那裏去！總離開不了上帝（雷聲隆隆）你們全將在滅不掉的火裏燃燒！（出）

高玲 唉！我要死啊！

馬莉 你何必這樣難過！快點站在旁邊，禱告一下：心裏一定會平安起來。

高玲 （走近牆邊，跪將下來，卻立刻跳將起來。）唉！唉！地獄火的地獄！（馬太太、奇虹和馬莉圍着她。）我的心全碎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母親！奇虹！在上帝的面前和在你們的面前！我是有罪的！奇虹！我不是對你賭咒說，你不在家的時候，無論誰我不會面麼？那裏知道我這個無道理的人，第一天晚上就從家裏出來了……

奇虹 （失神下淚，拉他妻子的袖子。）不要說，不要

說！你怎麼了？母親在這裏呢？

馬太太 （樣子冷酷）唔，唔，既然說起了頭，便說下去罷。

高玲 在這十天裏面，我每天出去遊玩……（哭泣起來。奇虹想上去擁抱他。）

馬太太 不要去抱她，同着誰去遊玩呢？

馬莉 她在胡說，她在說甚麼話，恐怕自己也莫明其妙。

馬太太 馬莉不用你插嘴！你說，同誰遊玩呢？

高玲 同着小鮑（雷聲隆隆）唉（暈倒在她丈夫手臂上，失去知覺。）

馬太太 （氣得半死）兒子！這就是自由呀！我對你說，你總不願意聽。現在報應來了。

第五幕

佈景 同第一幕的樣子。那時候正將近黃昏。阿生坐在石凳上，奇虹順着林蔭路走來。

阿生（唱歌）

「天上遮着夜間的黑暗，

許多人已經閉着眼睛安睡。……」

（看見奇虹）先生，好呀！往那裏去？

奇虹 回家去。你聽見我家的事情麼？差不多可以說

家破人亡了。

阿生 先生，我聽得過的。

奇虹 我曾經到莫斯科去一躺，你知道麼？在我臨行的時候，母親教訓了我一大篇道理。但是我一走出家門，便隨意放蕩起來。我竟得到了自由，那時多麼高興。一路上總是喝酒，在莫斯科差不多浸在酒缸裏，游玩得連家鄉幾乎忘記了。就是記憶起來，我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能够知道這邊發生些什麼事

情。你聽見麼？

阿生 我聽見過的。

奇虹 我現在是個不幸的人！我的心思真痛苦呀！

阿生 你的母親十分嚴厲。

奇虹 不錯。她不管什麼事情，總要嚴厲地管束你。請問你，我爲什麼要那樣受苦呢？我到老鮑那邊去喝了一點酒，想着一定輕鬆些。阿生，不，更壞了！妻子給我做的是什麼事呀！真是倒楣到了極點……

阿生 看穿一點吧，先生。

奇虹 不，不要說她不是叫我戴了綠頭巾嗎？殺她還不夠些。母親說應該把她活活的埋在地裏，讓她死了乾淨！但是我很愛她，我捨不得動她的一毫一髮。我曾經打了她幾下，那也是母親吩咐我做的。我看着她真可憐到了極點！母親屢次虐待她，她一句話也不分辨，只是哭泣。我真不忍看她那種可憐的樣子呢。

阿生 先生，我看這一件事情，頂好還是和平辦理！你可以饒恕她，永遠不要再提起這件事情。大概你自

已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奇虹 這個怎麼說呢？

阿生 她終是你的好妻子；你看——她比那個婦女都好。

奇虹 阿生，你要明白：我並沒有什麼，我母親卻……

難道同你能够說得和麼……

阿生 你不必老說是母親，應該用你的思想來解決。

奇虹 你難道叫我破產呀！人家都說我是沒有思想的人，所以我只好一世依靠着別人來生活。如果我有了錢，一定要被我喝盡用光；還不如叫我母親管着的好呢。

阿生（搖頭）唉，先生！小鮑現在卻怎樣呢？

奇虹 他決定到中國的恰克圖去。他的叔父，派他到

一個熟識的商人那裏去做會計員。期限是三年。

阿生 他的情形怎樣呢？

奇虹 他也悲傷得很；常常在流眼淚。我同着他叔父，

一塊兒罵他——他也是一句話也不分辯。他說：你們對於我，隨便你們怎麼辦，我都甘心，卻不要使她

受苦！他對她也很有憐惜之心。

阿生 先生，小鮑是一個好人呀！

奇虹 他的行李已經收拾齊整。馬也預備好了。但是他總是留戀不捨的樣子。我看他很想同那個女人話別一下。這個其實也沒有什麼大關係。但是我和他是仇敵呀！

阿生 古語說，冤仇宜解不宜結。

奇虹 唉，現在我們實在已經弄得四分五裂。親人都

成功仇敵。母親屢次責備馬莉，她氣不過，也就逃走了。

阿生 她逃往那裏去？

奇虹 誰知道她。聽說是同陳少慈一起逃走的，到現

在還找不到她。這件事情簡直可以說是母親的錯處。因為母親一邊罵她，一邊又把小門鎖住。對她說：

『不要關，恐怕要鬧出不好事情呀！』現在果然這樣，叫我怎麼辦呢？請你教給我怎樣生活的法子。我

已經討厭家庭，人也覺得怕見，做起事來手又不熟。現在前途茫茫，叫我到那裏去呢？（梅香進來）

梅香 少爺。

奇虹 又是什麼事了？

梅香 家裏又出不幸的事了！

奇虹 唉，又來了什麼事呢？

梅香 唉，少奶奶……

奇虹 （跳起來）怎麼，死了麼？

梅香 不，她逃走出去，我們尋來尋去都不見她。

奇虹 阿生，我應該找尋她去，我怕什麼？不要她因為

憂愁便自殺了呀！你以為怎樣？你走了好久麼？

梅香 沒有！

奇虹 唔，站在這裏做什麼，快去尋她呀！（梅香去）

阿生，我們也去！（兩人同去。舞臺上空了幾分鐘。高

玲從相反的方面入，慢慢的在舞臺上走着。）

高玲 （一個人自言自語）什麼地方都沒有可憐

他不知道現在正在做些什麼事情？我只要同他最

好會一次面，就是死了也很甘心。為什麼我使他受

罪呢？其實錯處並不是在我一個人身上。不如讓我

一個人去受罪，現在我自己吃苦，他也跟着吃苦，我

自己不幸——他卻受着一生一世的恥辱。（啞頓

了一下）讓我想一想，他曾經對我說過什麼話？他

怎樣的憐惜我！說些什麼話（撫着頭髮）唉，想不

起來了，完全忘記了。那晚上多可怕呀！別人家都

睡着，我卻在這裏走着；別人全不要緊，我的心裏，好

像比死還痛苦。為什麼他們不殺死我呢？他們本來

說要殺死我，要把我丟在伏爾加河裏，我已不得他

們這樣做。他們說：『殺死你，那就是替你脫罪；不然

你活着還是受罪。』但是我受罪已經受得够了！我

為什麼現在還活着呢？我既然不求什麼安寧，難道

還要求上帝的恕罪？死卻終不來。你喊它來，它反而

倒不來。無論聽得見什麼，看得見什麼，這個地方

（指着自己的心）終是痛苦得受不住。唉，我真要

悶死了！（走近岸旁，大聲喊着）我的快樂，我的生

命，我的心靈，我真愛你呀！（哭泣起來。小鮑進來）

小鮑 （不會看見高玲）這不是她的聲音麼？她在

那裏？（四顧）

高玲 （跑到他的身傍，倒在他的身上。）我又見着

你了！（在他的懷裏哭泣起來。兩人都不說話。）

小鮑 唉，上帝叫我們在一塊兒對哭的呢！

高玲 你永遠不忘記我麼？

小鮑 我怎麼會忘記你呢！

高玲 唉，不，你不生氣麼？

小鮑 我爲什麼生氣呢？

高玲 唔，饒恕我罷！我不願意再使得你痛苦；我自己

白。也不自由說的什麼話，做的什麼事，我自己也不明

小鮑 請你不要多說了！

高玲 你現在怎樣呢？

小鮑 出去啊。

高玲 到那裏去？

小鮑 遠得很，西比亞去。

高玲 求你同我一道去罷！

小鮑 這個不能夠啊！我並不是自己自由出去；是叔

父派我去的，馬都已經預備好了；我只和叔父告假

幾分鐘，想着到我們常見的地方來，和這塊地方告

別一下。

高玲 好，你去罷！不要替我擔心！你到了那邊，起頭或

者要非常難過，到了以後也就可以漸漸忘記了。

小鮑 你不要再爲我設想！我是可以逍遙了。你卻

樣？你那婆婆呢？

高玲 她磨折我，鎖住我，並且對別人和我丈夫說：

「你們不要相信她的話，她很狡猾。」整天有人跟

着我，看着我露出嘲笑的样子。每句話都帶着責備

的口氣，叫我非常痛苦。

小鮑 你的丈夫呢？

高玲 他有時很和藹，有時生氣並且打我。他自然看

了我生氣，其實他的和藹使我難受，比他動手打我，

還要痛苦十倍。

小鮑 你難過麼？

高玲 難過得很，還不如死了好！

小鮑 真想不到爲着我們的一點愛情，竟叫你這樣

受苦呢！那時候我便跑開，那多好呀！

高玲 我們相見的時候，總是喜少憂多！以前的事情

還管它做什麼！不如想一想將來的事情！我本來只想見你一面。現在已經見着你那副憂愁的擔子，已經從肩上卸下來了。但是我總以為你對着我生氣……

小鮑 你究竟怎麼了？

高玲 不，我並沒有怎樣！我爲着你煩悶；我看見你……

小鮑 這裏沒有人碰得到我們麼？

高玲 等等，等等，等等，我想對你說什麼話！我忽然忘記了我的腦筋亂極了，簡直記不起來。

小鮑 我還有時候……

高玲 等着，等着……

小鮑 你要說什麼話？

高玲 立刻讓我想起來。（想了一下）是的，你走在路上，連一個乞丐都不要放過，都吩咐他們，替我那犯罪的靈魂祈禱。

小鮑 好了，好了，高玲，我們只好再會了！（擁抱了她一下，便想走去）

高玲 求你再等一等，讓我最後看你一下。（看了半

天）唔，你去罷！

小鮑 （退後幾步，重又站住。）高玲，不好呀！你在想什麼？我在路上想起你來，叫我多少痛苦呀！

高玲 不要緊，不要緊，你快點去罷！（小鮑留戀不捨地還想走近前來）不必了，够了！

小鮑 （嗚咽哭泣起來）唉，希望慈悲的上帝保佑你！只求上帝一件事，讓她快點死，讓她不要再多受痛苦再見罷！（鞠躬）

高玲 再見罷！（小鮑出。高玲傷心地望着他，站着好久，在那裏悄悄的思想。）

高玲 （自言自語）現在叫我到那裏去？回家去麼？不，叫我回家去，簡直和回到墳墓裏去一樣。回墳墓裏去，還比較回家去好得多呢！我也不想再活在世上。爲什麼還要再活呢？大家反對我，家庭也反對我，甚至於連牆壁都反對我！不回去，決不回去，還不如一死啊！我記得了他們如果碰見我，一定要強迫拉我回家……快快！走到岸旁。大聲說。）我的朋友！我的快樂一切都永別了！（出。馬太太，奇虹，阿生

和幾個工人攜燈進來。

阿生 有人說在這裏看見她？

奇虹 方才的聲音不是她嗎？

阿生 簡直是她。唔，希望能找到她是活的才好呀！

馬太太 你已經害怕了麼？這有什麼要緊，請安心着罷。

奇虹 誰知道她是到這裏來的呢！這個地方來往的人很多，決不會躲藏在這裏的。

馬太太 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的脾氣真固執極了。

（從各處有許多人聚攏來，手裏攜着一把燈籠。）

甲 找到麼？

馬太太 沒有啊！她一定藏在什麼地方。

大家 這個真希奇！她到那裏去了呢？

甲 也找到了。

乙 怎麼會找不到呢！

丙 看自己來了。（舞臺後面有聲音在說：『唉，船

第五幕

哪！）

阿生 （在岸上）誰在喊救命？那邊什麼？（臺後聲音喊：『救命！一個女人投河自殺了！』阿生同着幾個人奔過去。）

奇虹 她竟這樣呀！（他也想要跳過去。馬太太一把拉住他。）母親，讓我走罷！我去拉她出來，否則，我自己也……我沒有她怎麼能够活呢？

馬太太 我不放你，你也不要想！你竟爲着她傷害自己，看看值得不值得！她替我們做的倒楣事情還算少呀！

奇虹 放我罷！

馬太太 用不到你，還有別人呢！你再這樣，我要罵了。

奇虹 （跪下地去）讓我去看她一下也好呀。

馬太太 不要慌，拉出來再看罷。

奇虹 （立起身來問大家）沒有看見什麼嗎？

甲 底下黑得很，一點也看不出來。（臺後呼聲）

乙 好像有人在喊，可惜聽不清楚喊什麼。

甲 這是阿生的聲音。

四九

乙 那邊有人帶着燈籠，在岸上走着。

甲 這裏來了。他們在回來了。（幾個人回轉來）

回來的人中一個 阿生真是一個好漢，離岸還近，燈光遠遠的照在水裏，他看見了衣裳，便把她拉上來

了。

奇虹 活麼？

又一人 怎麼還會活呢！她高高的跳下去，正跌在船

錨上，便跌死了。頭上還流着血呢。（奇虹奔跑過去

阿生同着衆人，搬着高玲的屍體，對面過來。）

阿生 這就是你的妻子高玲，隨你怎樣去辦罷！她

的身體在這裏，可以取她去，她的靈魂卻已經不是你的，她現在正站在慈悲的上帝面前（放在地上，

自己便跑開了。）

奇虹 （撲到高玲的身上去）高玲高玲！

馬太太 好了！哭她才罪過呢！

奇虹 母親，你害死她！你，你……

馬太太 你怎麼了？你難道不明白自己麼？你忘記在

同誰說話麼？

奇虹 你害死她！你！

馬太太 （對着他兒子）唔，我同你家裏去說。（對

着大家鞠躬）感謝你們的幫忙！（大家還她鞠躬）

奇虹 高玲，你好了！我爲什麼還留在世上受苦呢！

（倒身在他妻子的屍首上面）（幕閉）

（全劇完）

足本 世界文學名著

-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茶絲姑娘..... 實售四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三角
 茶花女..... 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四角
 虛懸機悔錄..... 實售三角
 茵夢湖..... 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一角
 初戀..... 實售一角
 泰綺思..... 實售三角
 陝隱記..... 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四角
 天方夜譚..... 實售二角

- 格列佛遊記..... 實售二角
 黑女軍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 實售二角
 水嬰孩..... 實售二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 實售二角
 金銀島..... 實售二角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二角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二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四角
 莎氏樂府..... 實售四角
 亞德王故事..... 實售四角
 放浪記..... 實售四角
 古史鉤奇錄..... 實售二角
 克蘭勃..... 實售二角
 小公子..... 實售二角
 頑童白傳..... 實售二角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四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世界戲劇名著集

-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二角
 深淵..... 實售二角
 沙美樂..... 實售二角
 愛與死之角逐..... 實售二角
 娜拉..... 實售二角
 沉鐘..... 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 實售四角
 爭鬪..... 實售二角
 父親..... 實售二角
 怒按..... 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 實售二角
 雷雨..... 實售二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一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一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一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一角
 英國故事集..... 實售一角
 法國故事集..... 實售一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一角
 印度故事集..... 實售一角
 西藏故事集..... 實售一角
 日本故事集..... 實售一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普及本每冊一角
全部二元
(寄費四角)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茅盾等著(一冊)小品文(二)林語堂等著(一冊)

小說(二)郁達夫等著(一冊)戲劇田漢等著(一冊)

小說(三)魯迅等著(一冊)詩徐摩志等著(一冊)

小說(四)丁玲等著(一冊)書胡適等著(一冊)

小品文(一)周作人等著(一冊)日記與遊記韜奮等著(一冊)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精裝 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五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廉特價售 利便帶攜 麗美訂裝
 角二售祇册一裝精

學生英漢小字典

一書三用

發言感到困難 生字覺得缺少 解釋苦於不懂
 請備本書 本書等於三本辭典

1. 發音字典

每單字下。有發音附號兩種。一爲漢字注音。一爲萬國音符。雖不懂英文者。亦能讀音。亦極意義。

2. 基礎字彙

本字典根據美國字典專家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字實用。熟讀之後。應用無窮。

3. 英漢字典

本字典取中學生常用單字列入。避冷僻。就常用。極易檢查。解釋簡當明白。爲其他字典所不及。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版出新最)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以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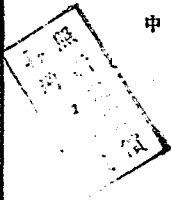
啓明書局發行

雷 雨

Storm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者		A. Ostrosky	
譯 述 者		施 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59



BC
12.34

平郵	二分半
掛號	另加八分